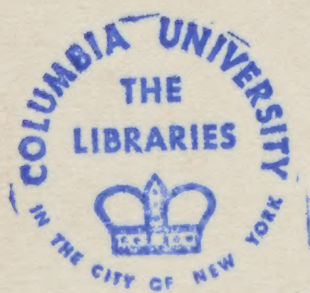






孔教經世法目錄

中華高要陳煥章重遠撰

自序

是書本為美國迦匿奇萬國和平基金會而作、當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五年二月七日、由美國華駐華公使芮恩施博士、與余訂約於北京、其題目為中國人對於和戰之學説、余之本意、固欲以孔子為全書之中堅、然其始尚欲分孔教及非孔教兩部求之、而斷代依人為目、最後由余親自考訂、覺得中國人之學説、惟孔教足以代表之、而孔子之著作、莫大於六經、實為孔教之淵海、若舍六經而他求、是為舍本逐末、故首以窮經為事、經之言和戰者莫詳於春秋、故余頗欲就春秋而著一孔子國際法、後念孔教之大、無所不有、僅以國際法言之、未免狹小、譬如孔教以脩身為本、篤恭而天下平、則脩身不可

不言也、正家而天下定、則齊家不可不言也、至於治國之大經大法、動與和戰有關、益不能舍而不言矣、故作是書之初意、雖欲專以論和戰者為主、後乃不得不追本窮源、於一切可使世界永久和平而戰禍不作之經義、悉採輯之矣、乃至其與和戰無關而當連類並及者、亦收納之矣、規模既大、內容豐富、故是書名曰孔教經世法也、然而全神所注、總在和平、於治國平天下之法、最為注重、世有欲知孔子之憲法及孔子之國際法者、當於是書觀之矣、

是書分二十四卷、以總論為第一、全書之冒也、孔教總義第二、孔教之綱領也、脩身第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蓋以个人為單位也、教化第四、理財第五、此統乎身家國天下而言者也、

故以之次脩身、其名教一章、殆孔子律法之總綱也、夫婦第六、孝弟第七、此齊家之法也、國家第八、此為治平總義、國際法之綱領也、和平要旨第九、此專言和平之學說也、君民第十、職官第十一、此國內之憲法也、外交通義第十二、國君外交第十三、使臣第十四、國際聯合第十五、國際睦誼第十六、此皆平時國際法也、保國第十七、論兵第十八、戰律第十九、此戰時國際法也、而泛論戰爭者亦屬之、夷狄第廿二十、此進退國際員於國際團體之法也、盜殺第二十一、此抑盜殺於夷狄之下、賤之使不齒於人類、所以保世界之和平也、故字數雖甚少、而特使之自為一卷也、除第一卷不計外、以上二十卷皆本書之正文、全以經義為主、所謂孔教經世法者此也、至第二十二卷

歷代和平論、則分代以觀之、第二十三卷諸子和平論則分家以考之、皆本書之餘波、所以括盡中國人之學説也、故是書亦可依芮恩施博士最初所命之題、名為中國人對於和戰之學説也、結論第二十四、則全書之結也、

是書體例、頗本於白虎通、蓋以義理分類、貫穿諸經、而又稽合乎歷代諸儒經説、旁及子史文集、頭緒紛繁、比之依人為目者、其難易相去甚遠也、所以不憚煩而故為其難者、亦欲發明孔教之義理於天下、整齊而貫通之、使世界和平之局、得以速成耳、豈不自苦其難也哉、

是書經始於訂約之後、然其時身在廣東、因辦理水災善後、不便著

述至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九月、余由曲阜還北京、始克注全力於是、蓋其時袁世凱之帝制運動最烈、余韜光養晦、不願與聞外事、日夜專著此書、故能日起有功也、然余以孔教會之主任、居在北京、乃獨不隨各人及各團體之後、上書勸進、而惟以著書講學為事、深犯袁世凱之忌、故偵察綦嚴、厥後滇南興師、各省響應、北京風聲鶴唳、日虞大禍之猝發、欲遷避者屢矣、徒以是書未成、各種參考書籍、艱於隨帶、故不能遷、嘗自思曰、倘或以不遷而遭不測、則實是書為之累矣、然卒以安於命而止、嗚呼、今日是書之幸得告成、余誠感謝上天保佑之恩、及聖師啟牖之德矣、

至聖先師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三月三日即中華民國六年四月二

十三日陳煥章序於北京衍聖公府內孔教會事務所

卷第一　總論

中國人為愛和平之人種、故其學説為和平之學説、其歷史亦為和平之歷史、此皆信而有徵、不特中國人自知之、即各國人亦共仰之者也、今欲詳述中國人之和平學説、謹先畧述其歷史、以見中國人之特質、且以見其學説之並非徒託空言也、

中國之歷史、一和平之歷史也、數千年來、除分爭割據之短促時期外、皆為太平一統之世、其民之不見兵革者、多則適百年、少亦數十年、蓋世界各國、其黃金時代、為期之久、為數之多、未有能比中國者也、以此和平之歷史、故其所生之效果有十、

一　人口之繁殖　自上古以來、中國人口、已為大地冠、

二　家族之保聚　人民不以短期之爭戰而流亡、故族制之發達為萬國冠、

三　人種之融合　中國自古迄今、未嘗有因種族而戰者、故中國向無種界、

四　國土之統一　中國人既不好戰、故分者暫而合者常、與歐洲之諸國競立不同、

五　藩屬之自由　中國人待藩屬最為寬大、而藩屬亦安之、

六　對外之自保　中國對於外國、向不持攻取主義、惟自衛而已、

七　文化之長進　中國之道德宗教言語文學、為世界之冠、

八　政府之穩固　歷代統一政府之能久存者、以其不好戰也、而

民亦不好亂、

九　軍人之輕微　中國未嘗以兵立國、故兵無以異於平民、

十　國家之老壽　中國最愛和平、故亦足自保大地之文明古國、惟中國最壽、

以上十者、皆和平所生之結果、而為中國獨有之產物、超越乎各國之上者也、是十者既為和平之果、亦為和平之因、吾將於下文論之、今所論者、不過取歷史之事實、以証(證)明中國人為愛和平之人種、其歷史為和平之歷史而已、

中國人種何以最愛和平、其歷史何以為最和平之歷史、究其要者厥惟學說、吾將於本書詳論之、然學說亦有所從出、則請先明中國

和平學說之所由生、

其一、由於地理之統一也、中國為大陸國、平原萬里、高山大川、其形廣大而平衍、其勢雄闊而厚重、其氣寬博而疏達、故其所居之民族、最愛和平、與島國之民、及半島之民、均異其性、歐洲雖曰大陸、然其實不過亞洲之半島、故在昔希臘羅馬之時、除亞歷山大及愷撒所知者、不過市府國家、於泱泱大國之風、殆未夢見、雖在柏拉圖、其理想之共和國、亦不過一市府國家、且每事以戰爭為主、然則今日歐洲之發生空前大戰、更不足異也、蓋其地勢破碎而錯綜、島嶼及半島甚多、無統一之象、故其民之相猜相忌、相攻相取、幾成為天性、與中國之地理適相反也、

其二、由於人種之純一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種族複雜者、每多誤會而起戰爭、中國之人種、雖亦複雜、然華種既為最大多數、則實以華種為主、而諸種同化之、故中國自有史以來、並無所謂種族問題、更無因種族而起戰爭之事、

其三、由於宗教之統一也、中國自古為信教自由之國、凡地球各教、靡不納受、然亦自古以孔教為國教、全國之信仰、究以孔子為宗、孔教之和平學說、乃本書主體、今所言者、不過明孔教有統一國民心理之力量、雖有異教並行、而無從啟爭耳、

其四、由於家族之維繫也、凡人孑身孤立、無所顧慮、則徇其血氣之勇、亦何所不至、惟中國之家族制度最密、其惡戰爭而樂和平也、

不獨由於愛身、乃實由於愛家、蓋一身尚不足惜、而因此累及全家則戰之為禍烈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第一)此中國內戰之所以少也、昔孔孔子三百七十三年、漢文帝有言曰、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漢書第九十五)斯言也、足以代表中國人愛家而惡戰之心矣、此國戰之所以少也、

其五、由於生業之重農也、凡遊牧之民、樂於戰鬪、耕稼之民、樂於和平、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最不宜於戰爭、雖講武之事、亦須農隙方可為之、故孔子重使民以時、(論語第一)孟子重不違農時、(孟子第一)皆所以保民之生業也、

其六、由於封建之廢除也、封建之世、諸國競立、故以戰爭為生存、郡縣之世英雄無用武之地、故祇以黼黻昇平為事、孔子三百三十一年、秦始皇用孔子大一統之義、廢封建以為郡縣、實為大地廢封建之最早者、中國和平學說之獨盛、亦勢使然也、

其七、由於君主之尊崇也、君主尊崇、則征伐自天子出、而國內之爭戰無所容、且君主雖以馬上得天下、而必以詩書治天下、故歷朝開國而後、偃武修文、投戈講藝、已成慣例、雖其心或以私天下為心、然其實究以保民愛民為事、故中國者以君主之形式、而行民主之精神者也、又國中儒者、恐君主逞其專制之威、而窮兵黷武、以快其一人之意、而不顧萬民之命、故其反對邊功為最力、

其八、由於外患之銷沉也、自孔子二千三百九十一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向未嘗與歐人開戰、且閉關自守、有天然之藩籬、亦無所謂敵國外患、凡外人之來者、不過通互市、修貢職而已、故中國祇講柔遠之經、並邊防亦不注意、至若勞師襲遠、拓地殖民、則終古所未聞也、雖以秦始皇之好戰、亦不過築萬里長城、以圖自衛、故中國對於外國、祇取守勢、而不取攻勢、萬里長城、其代表也、此亦中國人最愛和平之一大證據也、

其九、由於理藩之寬大也、中國之藩屬、其地利物宜人種文化皆不及中國、中國人本以度外視之、而不甚愛惜、若有事於藩屬、則中國每不享其利、而反蒙其害、故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漢

書第五十七）歷代懸為大戒、是故理藩政策、寬大無比、僅為名號之羈縻、責其朝貢而已、既無貪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又無干涉其土地人民之政、兵禍自無從起、且藩屬畏威懷德、亦樂於託庇而效其恭順、此亦和平之一大原因也、

其十、由於德教之昌明也、此事固以孔教為主、然而孔子以前、孔教以外之學說、亦均尚德而不尚兵、蓋中國民族、實以和平為其天性、而孔教不過其代表耳、及孔子以後、德教之義、益復昌明、此種國性、日益發達、而和平之學說、乃愈唱愈高矣、

其十一、由於民兵之改變也、中國自古未嘗以兵立國、軍人向來不能自成一階級、自唐以前、舉國皆兵、兵即民、民即兵、其統兵之將帥、

亦文武不分、當其治民則為文臣、當其治兵則為武臣、或同時而兼任之、或異時而迭任之、文武兼資、無所謂輕重也、然而治民之官、能兼治兵者多、而治兵之官、能兼治民者少、且民之數多於兵、治民之官多於治兵、太平之時多於用兵之時、其必至納武備於文事、而重文輕武、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至孔子一千二百七十三年、改民兵之制、為募兵之制、凡非被募之民、皆不知兵、兵氣之銷沈已甚、及宋太祖以文臣知州事、孔子一千五百十四年、文益重而武益輕、舉國之政教風俗、皆有厭兵之意、故非無賴子弟、幾不願當兵、然至以無賴子弟為兵、則兵益為人所賤、而益厭之矣、此則民兵廢後之結果也、

以上十一者、由和平學說養成之、然亦即為和平學說之所從出也、總而論之、其屬於天然者、則由於地理、其屬於人為者、則由於孔教、如是而已矣、

其屬於天然者、則地理統一、可以孕育寬和之民族、可以成立一統之大國、利於族制之發達、宜於農業之特重、物産豐繁、而無待通商於外、故可以有閉關之政、地土廣大、而無待殖民於外、故可以行海禁之令、負山帶海、孤立而自雄、故並無敵國、中國等於天下、藩屬同於夷狄、對於藩屬、尚不甚愛惜、此外各國、益不足介意、故無所謂外交、更無所用其攻取、皆由中國之地土太美、而環列皆小蠻夷、皆不如之、故自足於己、而無所羨於外也、

其屬於人為者、則人種雖多、而融合為一種、宗教雖多、而宗主惟一教、家族之維繫、歷變亂而常完、農民之力田、與孝弟而並重、廢封建以歸一統、尊君主以攬大權、對外以柔遠為經、理藩以放任為政、尚德而不用兵、主文而以兼武、凡此皆孔教之產物也、

以上二者、皆和平學說之總原因也、

中國人雖最愛和平、其學說雖亦皆以和平為主、然中國人性質中和、斷不走於極端、故雖尚文而亦戒弱、偃兵而不敢廢兵、主戰之論雖古今無之、而備戰之說、亦古今有之也、特其所謂備戰者、乃防守而非攻取者耳、此中國人所以為和平之人種也、

學說與時勢為變遷、中國之時勢、其大體為和平之時勢、故其學說

亦皆為和平之學說、然亦間有爭戰之時勢、故其應時勢而起之學說、亦間有論及爭戰者、然雖論戰而不主於戰、其目的皆所以求和平耳、此中國人所以為和平之人種也、

中國人之學說、實可以孔教統括之、蓋前乎孔子者、由孔子集其成、後乎孔子者、由孔子肇其緒、孔子者中國學說之中堅、而為其總代表者也、故此書特以孔教為名、道其實也、雖周秦諸子、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耳、

孔子魯人也、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二十一年、（耶穌前五百五十一年）其先本為殷人、即成湯之後、成湯以武德而為開國之帝王、（孔子前一二一五至一一二〇。三）孔子以文德而為創教之教主、

得天獨厚、夫豈偶然、况其遠祖之契、在唐虞時（孔子前一八〇六至一六五五）已為敷教之司徒、然則主持教化、固為孔子之世業矣、孔子之父叔梁紇、嘗為鄒（鄹）邑大夫、故孔子雖少孤、又貧且賤、固猶是大夫之子也、至於孔子降生之神瑞、其他姑不具論、但即其名與字而觀之、已可概見、孔子之名曰丘、字曰仲尼、蓋因孔子之父及其母徵在禱於尼丘山、而徵在感黑龍之精、以生孔子、故其名字如此取義也、孔子為上帝篤生之聖子、豈不信哉、

孔子降生之時、中國之文明、固已發達完滿矣、而魯尤為文明之中心、故孔子所生之時之地、皆足以助孔子之集大成、惟是孔子之時、非天下一統之時、乃列國分爭之時、王綱解紐、五霸迭興、戰爭之禍、

無日無之、蓋封建之弊、至是極矣、且魯國文化雖優、而武力則弱、役於强大、有如藩屬、征伐會盟、常為大國所牽率、而疲於奔命、此皆孔子所目擊之慘禍也、

孔子既為上帝篤生之教主、其賦性本極仁慈、況加以時局之紛爭若是、則其和平之學說、固所以垂教萬世、亦所以救治當時也、

孔教者孔子所自創之宗教也、其名曰儒、儒字本為有道藝者之通稱、及孔子創教以後、斯為特別之專名矣、孔子以前、所謂儒者、殆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堯舜之時、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人倫於以大明、實為儒教之初基、契也者即孔子之遠祖也、孔子繼承家學、

而創立儒教、其亦有所本也哉、

雖然、孔子乃一大教主、而非僅一儒者、故自有孔子、而儒之名義與其實質、皆大異於前所云矣、前之儒者、不過修司徒之遺業、守王官之一職、若孔子之儒教、則舉自古以來帝王之大經大法、無不集合而發明之、故孔子非特繼承契之家學已也、實繼承全國歷代之文明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且遠紹乎羲農黃帝、是故儒教雖創於孔子、而實根本於歷古相傳之道統與治統也、此孔教之淵源也、

孔子既創儒教、及身而已大行、故當時有聖人之目、而所至之邦、必聞其政、又得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徒侶六萬、以後先奔走之、故其教極盛、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皆以傳教為事、及孔子一百四十五年、魏文侯受經於子夏、是為孔教立為國教之始、三百三十九年、李斯佐始皇以定天下、是為全國奉孔教為國教之始、四百一十二年、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是為孔教一統之始、自是而後、孔教之為國教、乃至於今日矣、

孔教既承襲歷古之文明、又永為歷代之國教、故中國人之學說、惟孔教足以代表之、蓋孔教之學說、實包括孔子以前及孔子同時之學說之著於經傳者、因既為孔教所採用、自已成為孔教之一部分、當入之孔教中也、至孔子以後之學說、自七十子以至清儒、皆發揮經義、闡明教旨、其當入之孔教、益不待言矣、特每說皆標其主名、以

示區別耳、
孔教者中國之國性也、若不知中國人之真性質、當於孔教乎觀之矣、是故一言中國、必舉孔教、中國與孔教、殆可為互相替代之名詞、合同而化、不能分而為二者也、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孔教者中國立國之本、而中國人託命之原也、統觀中國之歷史、其治亂興衰之故、悉視乎孔教之隆替以為衡、孔教而隆、則其時必治必興、孔教而替、則其時必亂必衰、此歷歷不爽者也、
孔教與中國之關繫如此、然則孔教之性質果何如乎、孔教之性質、乃世界一特別大宗教、統道德哲學政治藝術而一以貫之者也、世

人習見乎今之所謂宗教、大率不離乎神道、且多限於神道、遂疑孔教之精深博大、或非宗教之類、而不知孔教固即所謂宗教、特其在宗教之中、乃出類拔萃者耳、

中國之開化最早、五千年前、已有庖犧之治世、孔子前二千四百零二年、迄聖帝明王、更迭代興、皆以作君兼作師之任、蓋政教本不分也、及至孔子、以匹夫而為素王、雖無天子之位、而制作聖法、實行天子之事、蓋至是政教始畧分、乃於君統之外、而獨開師統、且於君權之上、而更尊師權、所謂萬世帝王之師、彼歷代君主、誠不得不甘拜教主之下風者也、孔子既以匹夫而為素王、故孔子以前聖帝明王之統緒、惟孔子紹之、孔子既為萬世帝王之師、故孔子以後聖君賢相之

事業、惟孔子開之、孔教既上承政教不分之統、又下開政教不分之治、故孔教勢力之偉大、誠非專言神道之宗教所能比擬、此不可不知者也、

孔教既為宗教、自具一種宗教之勢力、以範圍乎人心、中國人對之、自如帝如天、以為神聖不可侵犯、凡聖經之所垂訓、視同日月之著明、尊信奉行、無敢非議、而聖訓之所昭示、亦實有以明天道之自然、著事理之當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循之則治而安、違之則危而亂、效驗著彰著、切於實用、故世人尊信之忱、實較各教而上之、蓋各教多涉於虛無、而孔教多見諸實事也、

中國人對於孔教、固尊之信之、奉若天書然、然此非各教之迷信比

也、孔教之見重於人、乃在人道而非在神道、蓋孔教雖兼言神道、而其歸實納之人道之中、是故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中庸)而世人之尊信孔教、遂若布帛菽粟之不可離、其信奉之也、非有所迷信而盲從之也、乃實見其切於人事而不可須臾離也、是故各教之信仰、出於感情、而孔教之信仰、出於智慧、其學愈博、其問愈審、其思愈慎、其辨愈明、則其信孔教也愈堅、而行孔教也愈篤、蓋孔教者以宗教而兼科學之性質者也、

孔教既主於人道、故於个人之修養、家庭之和樂、社會之交接、國家之治安、世界之和平、莫不垂為教條、以資信守、蓋孔教者政教合一、以宗教為體、而以政治為用者也、是故孔子非空言之宗教家、乃實

行之宗教家、至其何以能見諸實行、則有待於政治、是故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第十三十七)乃至諸門弟子、亦或長於治兵、或長於理財、或長於外交、無不可以從政、而顏淵之問為邦、仲弓之可南面、尤有帝王之資格焉、固不獨孔子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孟子第三)是故孔子乃混合政治之宗教家、而非脫離政治之宗教家、其後道既不行、手無政柄、乃不得已作為六經、垂之萬世、其始固非欲以空文傳後者也、然而六經之文、大率以施於政治為主、其所具之効力、實有宰治人心之作用、國人之尊信奉行、且較國家之條教號令而上之、蓋六經者國家條教號令之所從出、固非紙上空

文已也、是故孔教之徒、必當通經、通經之士、必當致用、不能致用者、不足為通經、不能通經者、不足為孔教徒、誠哉孔教之為政治宗教也、

本書之意、在發揮孔教之和平學說、至其他學說之有關繫於和平者、則連類及之、並非以本書而盡列孔教之各種學說也、本書所最注意者、為孔子之國際法、其取材多出於春秋、蓋春秋固為禮義之大宗、無所不包、然其於國家之交際、尤為詳備也、春秋之義、以公羊為主、而輔之以穀梁、至於左傳之事實、亦間取之、蓋雖重經義、亦兼明史事也、

本書之意、以消弭各國之戰爭、促進世界之和平為宗旨、故所標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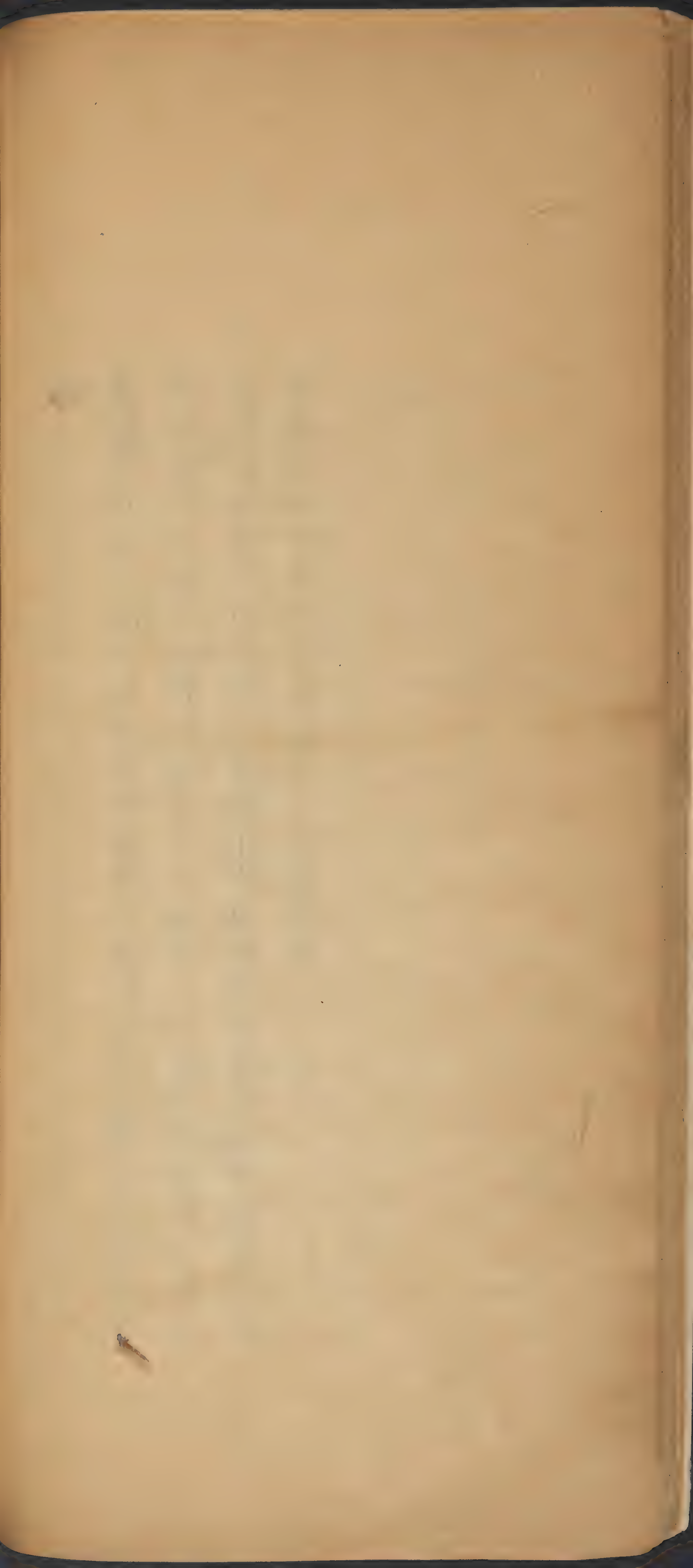
之義理、本以救治現在及將來為歸、雖道與時為變通、古義亦有不盡適宜於今與後之處、然畧迹而原意、則其根本大義、固萬古常新也、苟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則大善矣、至其必不適於用而仍存之者、則不過以備考古之資而已、

本書所最注重者為經義、本其經傳本文明白、無待解釋者、固完全為孔子及七十子之學說、若必待解釋而後明者、則取自漢迄清諸儒之說以附入之、故此書實合數千年之學說於一爐也、然雖取諸儒之說、仍不過以發明經義為主、故是書名曰孔教經世法也、

歷代諸儒之說、既分條而附入經義中矣、又有其說雖亦源本於經義、而可以代表當時之學說者、則斷代列之、藉以略明一代之學說

也、

周秦諸子、本六經之支流、釋道兩門、亦儒宗之附屬、特以其別立門戶、故使之自為一編、畢收孔門以外之精言、以盡中國各家之學說、窮其旨趣、均在和平、斯亦孔教之附庸、而本書所不遺者也、分而列之、而中國人之和平學說、其大畧乃可全覩矣、



卷第二　孔教總義

一　元

元者春秋之始也、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春秋緯元命苞、孔子萬法、皆本於氣化之自然、故春秋以元為始、吾今首明元義者、即竊取此意也、

公羊何注曰、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蓋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天地皆一元之所生也、故曰天地之始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變而為陰陽、三統曆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三才天地人、一即太極元氣也、

春秋繁露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第十三)蓋元者氣泉萬物之原、人與天地共為三才、皆起於一氣泉之中、從其後而言之、則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從其先而言之、則天地為元氣所生、人亦為元氣所生、人之元實在天地之前、此大人之所以能先天而天弗違也、

(易文言)

衛宏古文奇字曰、无通於元、蓋元也者無形體者也、人之生也本於元、其死也歸於元、故祭獻之禮、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禮運)莫者虛無寂莫、即元氣也、亦即死者精神所寄也、生者行祭獻之禮、以嘉善死

者之魂魄、而神來歆饗、是合莫之道也、孝經緯曰、上通元莫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也、此人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所以能與元氣相通也

中庸曰、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者、即所謂元也、公羊何注曰、德合元者稱皇、成公八年、此則化民而不以聲色者也、

雖然元之為物、固無形體矣、王者將欲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宜何道之從、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然則體元之功、即體仁是矣、蓋離人事而言則曰元、就人事而言則曰仁、此徹上徹下、統括天地人物、通生死、合有無、一理氣之道也、生生之本、萬化之

原孔教之微、非元其孰能當之、故春秋之義、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以君統民、

二　天

春秋以春次元、即以天次元之義也、春秋緯說題辭曰、天之為言顛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與帝、兩字通用、故孔子曰、帝者天稱也、又曰、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易緯乾鑿度、此天與帝同一之證也、

天既與帝同一、何以天之上復有元以統之乎、豈上帝之外更有大於上帝者乎、曰天之與元、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春秋緯說題辭曰、羣陽精也、合為太乙、分為殊名、故立字一大為天、又曰、元精氣以為天、

渾沌無形體、此天與元同一之證也、太乙者即禮運之大一也、就氣化言之、則謂之元、就主宰言之、則謂之天、謂之上帝、太乙者可以元解之、可以天解之、可以上帝解之、包含此三義也、天字固最活動矣、即上帝二字、亦有獨一之上帝、有五天之上帝、隨所指而不同、蓋就其分者言之、則有諸天諸帝、就其合者言之、則一元而已矣、元固可以統諸天諸帝、若一大為天、及昊天上帝、則與元同一而異名、何相統之有、然孔子猶以元統天者、則以元者氣也、氣為天之始、亦為天之本、無氣則天不能成其化、故元可統天也、孔子以氣為天地之始、而不直名之曰上帝、此孔子之教、所以為出於自然也、

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

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莊公三年）此明凡人皆天與父母三合然後生也是故白虎通曰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春秋繁露亦曰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第七十）此孔子隸人於天以天為父之大義也平等博愛獨立自由諸義之所從出也特社會不能無組織有組織則不能無尊卑故天子之實雖盡人皆有而天子之名惟最尊者得稱此所謂事理之宜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然則凡人之性皆天所命也道與教皆從性出亦即天所命也故無一而非天也

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

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莊公元年)臣子大受命者、大其所受於天人之命也、受命於天、及受命於人、二者一而已矣、不若於道、即不若於言、惟若於道、然後若於言、苟不若於道之事、雖臣子受命於其君父、亦不得以若於言視之、蓋天人合一之理、以天為主也、故穀梁傳又曰、為天下主者天也、(宣公十五年)此明明以天為天下萬物之主宰者也、

凡孔子之王法、稱天而行、所謂承天以制號令也、其違法者謂之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春秋謂文無天者、以文公於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也、夫僖於閔為兄、於文為父、親也、然閔於僖為君、於文為祖、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天之正理、而

春秋之通義也、今文公先親後祖、是逆祀也、逆祀是無昭穆也、無昭穆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此春秋所以於文公五年、榮叔及二召伯二王使皆不稱天王、特去天字、以見文之無天而行也（穀梁傳）

三　王

孔子之治法、以一統之、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禮記坊記）春秋著大一統之義（公羊傳隱公元年）孟子亦言天下定于一（第二）蓋分則争、一則定、欲天下之和平而無戰争、莫善於天下一統矣、由大一統之義、則自公侯至于於庶人、自山川至于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統於天下所共推之王、而王

乃總政教之柄、凡天地人物無所不統矣、孔子曰、一貫三為王(說文卷一)三者天地人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第三)蓋天下所歸往謂之王、王固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凡力征經營智取術馭、皆所不用、而惟以德教服人、此孔教之所謂王也、蓋以教主而兼君主者也、

孔子之所謂王、既以教主而兼君主、故春秋雖以稱王而不加天為正稱、(公羊傳注隱公元年僖公二十八年)然亦稱曰天王、又曰天子、天子者爵稱也、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其時王或悖天道或失禮義、春秋則不言天王、而但稱曰王、去天字以貶之(公羊傳注莊公元年文公五年)若天王犯大罪、且或出而絕之(僖公二十

四年）此可見孔子之所謂王、資格最高、非尋常帝王所可冒混、其居王位而有失德、亦受孔子匹夫之貶斥、並無絕對之尊、所謂天子、不過爵號而已、天命靡常、視民意為轉移、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天子下歸往則謂之王、若夫民心已失、則天命已傾、昔為天子、今為獨夫、固無所謂神權也、亦無所謂神聖不可侵犯

（四）春秋繁露曰、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第二十五）故孔子之所謂王、以德為本、以民為徵、以天為號、實合政教而一之、凡不涉政治之宗教、有位無德之帝王、皆非孔子之所謂王也、

論王之資格、最詳者莫如春秋繁露（第三十五）其言曰、深察王號之

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尤有進者、孔子之所謂王、乃天下之共主、而非一國之王、故曰王者無外、(公羊傳隱公元年)在昔大地未通、其有豐功碩德、能統治其時之所謂天下、而並無他國與之抗者、其稱之為王可也、若今日則大地既通、諸國競立、未至世界一統之時、何有四方歸往之王、以此言

之、孔子之所謂王、非既往之王、亦非現在之王、當視爲理想中未來之王耳、

春秋開宗明義、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第九）然則孔子固自認爲文王之承繼者矣、故其所作春秋、不用時王之正月、而假託之於六百年前受命開創之文王、又不言其謚、不日文王而但曰王、以明法生不法死與後王共之之義、然則春秋之所謂王、由春秋之前言之、則託之於文王、由春秋之後言之、則通之於後王、由其時言之、則孔子實爲受命制

法之王、故春秋繁露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第二十三)孟子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第六)人道之始者、言孔子繼天奉元改制創教、以作新王、實為人道之始也、人道教以孔子為始、異於神道教也、吾今敢直下斷語曰、孔子之所謂王、實即孔子之自道、故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左傳序孔疏)凡堯舜文王、皆孔子之代表也、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苟後聖有作、奉孔教以一統天下、撥亂世反諸正、而致天下於太平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刑措不用、而兵益無所用之、則庶乎孔子之所謂王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第十三)其諸以三十年為其化成之日歟、

荀子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媿揔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第九）荀子所謂君子、即春秋所謂王、皆指孔子也、禮義之始、即所謂人道之始也、

四　五始

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立五始之義、元者氣也、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之

始也、王者人道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春秋
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
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
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
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
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
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蓋即位之日、即布政、布政即
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所謂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也、
元年春者、天之大本也、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之大本也、自公侯至庶
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公

五　五常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者生之質也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氣則仁金氣則義火氣則禮水氣則智土氣則信人得五氣以為五性皆天所命是謂性命五氣盡純聖德備矣然人皆有之無間聖狂故曰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故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仁者不忍者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若以之配五藏則肝主仁肺主義心主禮腎主智脾主信也

（白虎通）

五常之道、本無軒輊、然生生之本、尤在於仁、仁也者統四端而兼萬善者也、故孔子以仁為主也、

六　七情

靜存則為性、動發則為情、五性之動、發為七情、則禮運所謂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是也、然情雖有七、而其實則二端而已、欲之甚則愛、欲之得則喜、欲之不得則哀、皆欲之屬也、惡之甚則怒、惡之不得則懼、皆惡之屬也、故禮運又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孔子之教、以人道為主、故必本於人情、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中庸）此言道之在人也、道在於人、從何表

見、則人情是已、人情之實、即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禮記問喪）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禮義由人情出、而還以治人情、此孔教所以爲達天道而順人情之大道也（禮記禮運）

七　五倫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惟誠然後可行三達德、惟三達德然後可行五達道、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此孔教之大綱也、五達道者即所謂五倫也、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敘、朋友有信、第五此五倫之道也、

孔教以君臣一倫、與四倫並重、所謂君者、非徒國君之謂也、凡同事者皆可名曰君臣也、主其事者謂之君、輔而行之者謂之臣、凡商店之東夥、官僚之堂屬、皆君臣之倫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昭公七年、蓋人無貴賤、惟以其相統屬者為君臣、雖以皁隸之卑、而皆可以為君、皆可以有臣、故君臣之倫、無可廢者也、不以君主民主之國體而異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白虎通曰、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有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此朋友之道也、

父子兄弟君臣夫婦、吾將於下文分論之、惟朋友之道、既不專論、故特附於此、

八　三綱

凡三綱之道、乃人道之當然、社會組織中之天然條理也、三綱之名、固不出於孔子之口、然其道實為孔子所發明、或亦為孔子之口說、未可知也、但三綱之義、為人道之不得不然、誠使社會而無組織則已、既無組織、則人人單獨而孤立、散亂而無紀、何須乎綱哉、若猶不能不有組織也、則三綱之義、不可廢也、夫三綱者、非不平等者也、非不自由者也、吾今且舉孔子之言三綱者、以張吾說、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
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
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
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
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

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禮記

哀公問

人道莫大於政、政莫大於三綱、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則三綱之謂也、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人道以夫婦為始、故孔子之言三綱、首舉夫婦、夫夫為妻綱、疑若夫尊而妻卑矣、然孔子則以愛敬為政之本、特舉冕而親迎以明之、蓋夫也者必當愛其妻、而後夫妻始親也、必當敬其妻、而後夫妻始正也、是故內足以治宗廟、配天地、外足以出政教、立上下、乃至臣恥足以振之、君恥足以興之、皆夫婦之禮為之本也、此夫為妻綱之無損於妻者也、

夫夫妻敵體、其當敬其妻猶易明也、若夫子為所生、父又為子綱、何以

猶必當敬之乎、孔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明以必敬其子者之有道也、孝經載孔子之言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凡有妻子者之必當敬之、而得其懽心也、夫以父之尊、以父之親、對於其子、疑若可以無庸介意矣、乃孔子猶以為有必敬其子之道、然則父為子綱、又何損於子矣、孔子今雖未論君敬臣之道、而於他處論之、然其義則比君敬臣為更進而包括之也、蓋百姓者疏遠於臣者也、今自愛敬其身、以及百姓之身、自愛敬其子、以及百姓之子、自愛敬其妃、以及百姓之妃、更何論於臣之身與妻子乎、安有不先愛敬之者乎、是可不言而喻也、然則君為臣綱、亦何損於臣矣、

要而言之、孔子最重恕道、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此所謂恕也、能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則國家順、言恕之可以平天下也、夫夫之愛敬其妻、父之愛敬其子、君之愛敬其臣、亦即恕道也、若為夫父君者、徒望妻子臣之報、而已無所施之、豈理也哉、

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禮記中庸）然則五倫之間、惟有相率以行恕道可矣、孔子今雖未言夫婦、然可由子臣弟友推之也、所求乎子、固以之事父矣、然待子之道、亦不敢不盡焉、所求乎臣、固以之事君矣、然待臣之道、亦不敢不盡焉、所求乎弟、固以

之事兄矣、然待弟之道、亦不敢不盡焉、至於所求乎朋友、所求乎妻則先施之尚矣、凡此皆所謂恕道也、

論語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然則五倫之中、安有不平等之事哉、然臣之不能先君、子之不能先父、弟之不能先兄、婦之不能先夫、亦天然之秩序也、故不曰臣君而曰君臣、不曰子父而曰父子、不曰弟兄而曰兄弟、不曰婦夫而曰夫婦、蓋言必如是然後順也、夫不以言之分先後而不平等、豈以其分綱目而遂不平等哉、蓋平等云者、非廢三綱之謂也、三綱亦無礙於平等之義者也、

然則何以必立三綱也、曰此所謂天然之社會組織法也、非聖人之

以意創造者也、一君而多臣、一父而多子、一夫而或前後所娶不止一妻或有妾媵、且雖僅一妻、而夫妻不同姓、故以君統臣、以父統子以夫統妻、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此禮緯含文嘉、所以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綱與目相對、以一綱統衆目、斯亦事理之當然者矣、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禮記坊記）以一治之也、（禮記喪服四制）

白虎通曰、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春秋繁露曰、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

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第五十三、此三綱之義也、君父夫為陽、而臣子妻為陰、此所以六人而止稱三綱也、猶天數五、地數五、天地數十、而位止五、故繫辭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春秋繁露謂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是則三綱之平等、可以見矣、

春秋繁露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第七十）春秋繁露又曰、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第五）此皆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之義也、即三綱之義也、

三綱之外、又有六紀、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六紀者爲三綱之紀者也、師者所以教人爲君者也、長者所以教人爲長者也、師長皆以成己、故師長、君臣之紀也、諸父兄弟及族人、父子之繊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己助也、(白虎通)

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白虎通)

凡家庭處變之道、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蓋夫妻敵體、且以義合、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

當推逐去之不可加誅此誅不加上之義也然弒父之母義當絕之不絕則忘父背本之道故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也若殺子之母其罪差輕於殺夫則義不得以子絕母蓋子不得以兄弟之故而絕其母也故春秋不於哀姜之出奔而即貶之又哀姜雖被討而閔公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至於子受祖命雖義得拒父然不可以子誅父故雖弒祖之父子亦不得殺之蓋父子之親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惟除子以外皆得殺弒父之人故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也然此皆就家庭之倫理言之以明夫婦父子母子祖孫處變之義耳若以王法言之則殺人者死雖父殺其子猶不免於當誅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故

父不得專也況母之殺子焉得免於誅乎至弒夫弒父之爲逆倫重案者益無論矣（公羊傳注莊公元年閔公二年哀公三年穀梁傳閔公二年禮記檀弓疏白虎通）

凡君與父母比較則父母尤重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定公四年吳楚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注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據此

言之、則母輕於父而重於君、而父又重於母、然則父母皆重於君矣、

九　平等

凡人類平等、天下無生而貴者、故王者太子、不過稱士、諸侯世子、雖世其國、未賜爵、僅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郊特牲王制)明人有賢行者、德乃得貴也、

君子二字、其始為有爵位者之稱、後兼為有道德者之稱、天子至庶民、皆通稱之、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謂成王也、論語曰、君子哉若人、謂子賤也、(白虎通)此以道德之尊、代爵位之貴、使全世界皆歸於平等者也、

孔子立士君子以為人格、故春秋之義、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

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春秋繁露第十七)定哀之間、文致太平、無所復譏、唯譏二名、(公羊傳定公六年)即此意也、禮經祇制士禮、不制庶人禮、故曲禮曰、禮不下庶人、以庶人遽於事、且貧不能備物、故有事則假士禮以行、欲勉民使至於士也(白虎通)故士也者、社會之本位也、亦人格之本位也、雖有庶人、亦以士為鵠也、

孔子之教、無所不統、故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公羊傳注隱公元年)蓋凡屬人類、孔子均以平等視之、使受治於其教

孔子固非專為上流社會制法者也、

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桓公二年）凡此皆人權平等之義也、

凡人權獨立之義、於春秋之書君臣同名見之、昭公元年、郭之會、春秋錄衞齊惡、七年、又錄衞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蓋父受命於王父而名之、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臣之子本不敢與世子同名、然既生在世子前、王父已名之者、則亦因而不改、臣雖欲改、君亦不當聽之、所以使人人得各尊其父命以明人人皆各有獨立權也

十　三世

春秋三世之義、有所謂亂世、有所謂升平世、有所謂太平世、亂世者以所傳聞之世代表之、謂高祖曾祖時事也、其在春秋、則隱桓莊閔僖五公之年也、升平世者以所聞之世代表之、謂王父時事也、其在春秋、則文宣成襄四公之年也、太平世者以所見之世代表之、謂己與父時事也、其在春秋、則昭定哀三公之年也、

隱公元年、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也、時恩衰義缺、孔子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如隱如逐君、而春秋於定公五年書日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

不日略之如得臣知賊不言春秋於宣公五年書曰九月叔孫得臣卒者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無罪者而不日隱公八年無駭卒有始滅之罪而不日是也

春秋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

譏二名、定公六年譏仲孫何忌、哀公十三年譏晉魏曼多是也、（公羊傳注隱公元年）

夫立愛自親始、故三世之異、先內而後外、先近而後遠、先諸夏而後夷狄、此用愛之等也、亦進化之序也、起於襄（衰）亂、中於升平、終於太平、此所謂進化也、而一切義理制度、悉隨三世為遷移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第七 三世之相視固各異、即一世之中亦自異、故三世可推為九世、二十七世、八十一世、二百四十三世、以至無窮、蓋道與時為變通、夏葛冬裘、不能執一、故孔教之道、實兼進取與保守而有之、不主於一偏也、以時期言之、則有先後之三世、蓋前為衰亂、今為升平、而後為太平也、以地域言之、又有同時之三世、蓋甲地衰亂、乙地

升平、而丙地或太平也、合而觀之、則其道各不同、甚或相反焉、然而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孔教亦仁而已矣、三世之義、則所以善用其仁而無碍(礙)者也、吾故曰孔教教之時者也、

孔子之志、在天下為公、傳賢不傳子、故尚書始自堯舜、春秋終於堯舜、尊其公天下也、孔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禮記表記)此推崇虞帝之至者也、是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第三)此揖讓與征誅之

別、即傳賢與傳子之別也、湯爲孔子之祖、故孔子譏武王而不及湯、爲祖諱也、然孔子尊傳賢而薄傳子、尤爲莫著於禮運大同小康之論、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此兩節為孔子最重要之遺言、必比較而互勘之、乃得其真意、其主眼即在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八字、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天下為公之實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天下為家之實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此公天下

之成效也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此家天下之成效極於是矣然而公天下之成效可至於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户不閉是真所謂大同矣若家天下之成效則無論其禮義倫紀制度之如何而既以勇知為賢以為己立功則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亦家天下者必至之勢也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以謹於禮為主以行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而示之於民尚得號為小康若一旦不由禮義則其子孫雖在世及之埶位衆亦以為殃而去之矣家天下者必不能長治久安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小康之世固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大同之世亦有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惟公天下者帥天下以公而天下以公應之故貨力不為己謀不興而亂不作家天下者帥天下以私而天下以私應之故貨力為己謀作而兵起其源流之別皆在公私之間而已大同之世亦不能不正君臣不然則選賢與能何以位之講信修睦將孰任之未有選人而無可居之位睦鄰而無負責之人者也大同之世亦不能不篤父子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不獨子其子其親其子名義具在即施由親始亦何嘗有害於天下為公不然雖日日謂他人親謂他人子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終不能發生耳白虎通喪服篇曰天子諸侯絶期月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然則所謂不獨親其親者博愛之謂耳豈無父

子之謂哉、有父子、即有兄弟、父子當篤、即兄弟當睦、此可不煩言而解也、夫婦之倫、為人倫所自起、然大同之世、亦不能不和夫婦、蓋雌雄牝牡、禽獸盡然、而況於人乎、天不能合男女以同為一形、人即不能廢夫婦而自由戀愛、懲夫婦之苦而去之、則其苦將更甚於有夫婦者、且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男無固定之婦、尚足以自樂、彼女無固定之夫、將安所歸哉、君子誦衛風之氓、而歎華落色衰、復相背棄者之必不能免也、孔子論大同之制曰、女有歸、明女有二歸之道、即夫家與父母家也、(公羊傳注隱公二年)春秋時、凡名歸者每字子家、楚仲歸、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齊析歸父、皆字子家者也、(左傳文公十年十二年宣公十年襄公十八年)婦人外成、尤以夫家為重、故

謂嫁曰歸鄭玄釋女有歸謂皆得良與之家者是也若廢夫婦之倫而自由戀愛則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無夫家可歸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無父母家可歸矣孔子不曰女有家而曰女有歸者明女子以得所歸宿有安身立命之所者方為真正之獨立自由也且大同之世明明有所謂其親其子若男女無別而女有歸之歸不是家則其親其子安從而別之哉此又因大同之有父子而知其有夫婦也既有夫婦則不得不有以和之矣若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亦為大同世所不能廢特大同世則由大道而行小康世則以禮義為紀有自然勉强廣大狹小之分耳實則大同小康之別最重要者為公天下與家天下有天下為公之政斯有貨力不為己之俗而凡大同世一

切之成效可覩矣、有天下為家之政、斯有貨力為己之俗、而凡小康世所蘊蓄之權謀兵禍、皆在於此、雖因禮義為紀五常示民之故畧著成效、然亦僅於小康而已矣、論者不探其本、或以為大同之世、不特無世及之禮、乃至並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倫而無之、並義禮知信四常而無之、則未免推論太過、而屬於臆斷、此非孔子之本意也、吾昔著孔門理財學、亦嘗有此誤解、今謹改正之於此、

鄭玄禮運注云、大道謂五帝時也、迄今思之、殆近之矣、孔子明以三代之英為小康、且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實之、則小康之為三王、無疑義矣、然先述大道之行、而後繼之以今大道既隱、曰今曰既、則大道之行、為在昔既往之事矣、五帝之世、雖本不足以言大同、然孔

子特以其天下為公而取之、因其既行大同世最要之事、故即託之五帝以寓其未逮之志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于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此孔門以五帝為公天下異於夏殷周之說也、夏殷周立天下之美號、以表著、己之功業、所謂以功為己也、又以明易姓為子孫制、所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世及以為禮也、初有天下、即示天

下以私、此其所以僅得小康也、
春秋之義、譏世卿、言卿大夫之不得世也、又譏父老子代從政、亦言父子不得世執政也、然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一見之於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再見之於桓公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三四五見之於襄公十年十一月年齊世子光處乎諸侯之上而伐鄭、譏仍叔之子者、譏其以大夫之子代父也、譏曹世子射姑、齊世子光者、譏其以諸侯世子代父也、夫譏卿大夫之不得世、則知諸侯及天子之不得世矣、今更有譏諸侯世子父老子代從政之明文、則天子之不得世、益可知矣、是何也、父老子不得代從政、其義通之於天子也、吾讀春秋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竊謂此乃譏世天子也、

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蓋室者家也、家天下者必有亂、故既不稱京師、亦不舉其地如王城成周之類、直稱之曰王室而已、此鄙賤而狹小之之辭也、公羊傳謂不及外者、即譏其如一家之亂與大局無關、不及於一家以外也、王者自私其家而家天下、天下亦即視其家為私而置其亂於不問、蓋深譏之也、下文昭公二十六年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何注曰、不言京師者、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夫春秋既正天王之名、又正成周之為王居矣、然猶不言京師以外天子者、非外天子也、以其為繼世之天子而外之耳、蓋昭定哀之世、文致太平、故譏王室、外天子、以著天子不得世之義也、然天子雖不得世、而大同太平之世、固猶有天子也、聞者疑吾言乎、

則請舉春秋以明之僖公元年春秋曰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何邵公於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之下注曰此道太平制夫諸侯不得專封為太平制則諸侯得專封為據亂制矣據亂制何以諸侯得專封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也此春

秋所以實與齊桓也、太平制何以諸侯不得專封、以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也、此春秋所以文不與齊桓也、是故得何邵公之注、而太平制之有天子、信而有徵矣、宣公十一年春秋不與楚莊王之專討陳夏徵舒、何注曰辟天子故貶見之、亦謂辟太平世之天子也、故實與而文不與也、

雖然所謂天子者、非尋常帝王之謂也、若尋常帝王足以當之、則春秋傳何以於上無天子之文、屢見不一見哉、豈春秋之時、周天子固不在位乎、莊公四年、公羊傳注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然則無益於治之天子、雖有其名、不得謂之有也、有益於治之天子、雖無其名、不得謂之無也、所謂天子與非天子、端視其有益於治否耳、若東天子

之德、居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成天子之治、則無論其用何種名稱、均可以天子視之矣、

說苑至公篇曰、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子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卷十四)吾昔嘗疑易經見羣龍无首吉之義、或與吾所持太平世有天子之說不相容、及觀劉向此言、而知所謂无首吉者、即傳賢不傳子之謂耳、帝堯既足以當之、然則所謂无首、並非無君之謂矣、

十一　三統

三統者、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春秋所以通三統者、其義甚廣、謹畧舉之

其一則所以明天命也、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漢書第三十六）故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凡屬帝王、皆不能以天下爲私產、而革命之事業、乃順天應人、隨時而生焉、此所以杜帝王藉託天命、以爲家天下之根據也、故春秋上黜杞、貶其公爵爲子、新周故宋王魯以爲三統（莊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三年）詩錄三頌、亦列周頌魯頌商頌以備三恪、皆所以見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子無可自恃、而庶人有可自勉也、此天下爲公之大義也

其一則所以尊民權也、帝王易姓受代、名曰天命、實則民意、故曰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民心所歸者天予之、民心所去者天奪之、凡以民為主而已矣、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漢書第八十五）既非一人之天下、而天下之天下、則民為主矣、民既為主、則民欲何人為君、即何人為君、其君不得據天下為己有而私之、於其子孫矣、且民欲君位之繼世、即繼世、民欲君位之傳賢、即傳賢、唐虞之禪、既可變為殷周之繼、則殷周之繼、曷不可復為唐虞之禪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天又不言、則亦惟民與賢則與賢、

民與子則與子而已矣、此所以謂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故三統之義明、則民權彰著、而天下為公矣、

其一則所以裁君權也、王者宰制天下、無所不臣、而獨於二王之後、特尊禮之、稱為上公、客而不臣、使之自治其國、用其先代之禮樂、隱然與新王有對抗之勢、而立鼎足三分之象、所以示先聖之當常尊、師法之當常存、天子之不獨貴、天下之不獨有也、此裁抑君權以明恭讓之義也、

其一則所以通治法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將以救前代之衰、而其流亦各自有失、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

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禮記表記）劉向曰、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説苑卷十九）何休曰、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

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公羊傳注桓公十一年）夫正朔三而改、故春秋損文以用忠、文質再而復、故春秋變文而從質、河陽冬言狩、而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也、合伯子男為一者、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不過王者行之有先後耳、以忠敬文無時可去者也（白虎通）凡此皆通三統之義也、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矣、

其一則所以廣異制也、當王者貴、固已獨定一尊、而二王之後、猶必各存舊法、使古今之異制、並行於同時、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即通

三統之義也。此與大一統之義、似相反而實相成。蓋正惟寬博有容、然後足以大一統也。此孔教之在中國、所以能容諸教之自由、而其將來之在全球、亦必能大一統者也。

十二　仁恕

孔子之教、千條萬緒、其宗旨果安在乎、曰孔教之唯一宗旨、亦仁而已矣。呂氏春秋不二篇曰、孔子貴仁、（卷十七）是其證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第七第五）一者何也、曰仁也。仁者何也、博愛之謂也。夫者仁天心也、亦即人心也。人之所以能與天相合、與人相處者、惟賴有仁心耳。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足以澤萬世、本盡人皆有之仁心、行物我一體之仁道、其斯為孔教之

宗旨也乎、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孔子之德與天地合、故亦以好生為主、好生則不獨愛人而且愛物、故春秋繁露曰、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何足謂仁(第二十九)蓋孔教之仁兼包民物而愛之也、然吾人既為人類、則用愛之道、宜有先後緩急之分、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第十三)此言愛人之尤急於愛物也、孔教以仁為宗旨、故一切義理制度、悉以愛人為歸、春秋繁露曰、愛人之大功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第十七)患莫大於戰爭、故孔子所最惡者莫如戰、禮運記孔子之言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然則興和平之利、以豫防戰爭之患者、豈非孔教愛人之宗旨所最注重者耶」

孔教之宗旨在仁、而其行之則以恕、恕也者愛人之方法也、仁恕之別、亦不過生熟難易之間耳、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第六)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第十三)故恕也者、即所以為仁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第十五)中庸記孔子之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乎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第四)蓋忠為體、而恕為用、非忠則不能恕、舉恕可以包忠、故孔子歸重於恕、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恕者推己以及人、人己兼盡、實合為我與兼愛而一之、非舍己而芸人也、大學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先治己而後治人之恕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先愛己而後愛人之恕也、孔教之所以異於他教者、即在恕字、蓋孔教與他教皆言仁、惟他教言仁、皆籠統說去、愛無差等、而孔教言仁、則以恕行之、有倫有要、此孔教之所以最合於人情也、

耶教有所謂金律者、即孔教之恕字也、其言曰、己之所欲、當施於人、與孔教若合符節、此耶教最精之處也、顧或者謂耶教言施、而孔教言勿施、似乎有異、不知人心之中、本有欲與不欲兩面、既言不欲勿施、則所欲施之必矣、此舉偏以見全之文法也、若謂孔教遺漏所欲施之一面、則耶教亦遺漏不欲勿施一面、此種咬文嚼字之小辯、豈

通論哉、中國之言語文字、每好從對面着筆、以求顯露而有力、故孔教之言恕、多發揮不欲勿施一面、然亦何嘗不言所欲當施哉、中庸於忠恕違道不遠之下、即言所求乎子臣弟友之道、當以之事父君兄及先施之於朋友、此非施諸己而願亦施於人而何、尤有更顯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則明言所欲當施矣、且孔教僅一恕字、已足包括耶教之金律而有餘、蓋如心為恕、心之中有欲有不欲、如己心之所欲者而施於人、如己心之所不欲者而勿施於人、皆恕之事也、孔教但拈一恕字、已圓滿具足、無所遺漏、豈必問其從何方面以解釋之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言者、孔教之總

綱也性也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左傳成公十九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即此之謂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大本即立此天命之性也所謂盡其性也所謂盡己之忠也即所謂致中也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則以之事父所求乎臣則以之事君所求乎弟則以之事兄所求乎朋友則先施之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道不遠人皆源於性故君子以人治人率性則謂之道率性者何也本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發之皆中節也若是者可謂之率性矣亦可謂之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謂之道也是故性者情

之未發者也。道者情之既發而中節者也。人之最難治者爲情。故人與人最難相處。以情之不皆中節也。故情不能和。而五倫因之不能盡。而天下之達道。遂竟有離畔不行者。蓋惟恕然後能和。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夫婦子臣弟友之間。莫非和氣所彌綸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大經者即五倫之謂也。是即率性之道也。率性者致和也。即盡人之性也。蓋推己及人之效也。脩道之謂教。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也。所謂唯天下至誠。能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可化育。以與天地參也。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忠者所以致中也。盡其性而立天下之大本也。恕者所以

致和也盡人之性而行天下之達道也苟能忠恕則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而成為脩道之教矣此乃聖人之極致教主之全功而其道實自忠恕始故性道教三者皆一以貫之者也然中權握要則恕為最重蓋性之命本於天而性之率視乎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雖人皆有之而中節之和則所以驗其離道否也不願勿施則違道不遠矣此盡人可勉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其斯為行恕之道也乎

古之造文者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故忠者一也一者誠也誠者自成也即盡己之謂忠也而道自道也即推己之謂恕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之謂也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忠於己矣尤必恕而行之成己仁也即忠也成物知也即恕也此皆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此之謂一以貫之也蓋以忠行恕之謂也大學中庸皆言慎獨獨者一也慎獨者誠意之功即致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誠於中形於外乃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則恕之事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亦恕以盡倫之事也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則不恕之為患也蓋情發而不中節者也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蓋

不忠則不能恕矣、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此恕之效也、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此亦恕之效也、至於絜矩之道、尤為恕之別名、故大學於平天下一章、特發明之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絜矩之道、即平天下之道也、苟人人能以恕為心、則愛其國以及人之國、己國之所不欲者、亦勿施於人國、上下四旁、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尚何戰爭之故有哉、孔教之「金律」、不徒以治人己之相與、乃以治國際之交涉、故大學於平天

下一章、特首提絜矩之道以為總綱、此國際之道德也、即愛人之仁也、故恕也者合聖功王道而一之者也、

卷第三　脩身

一　脩身通義

孔教平天下之道、在於脩身、故大學八條、脩身為本、中庸九經、脩身最先、明脩身之重要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是故脩身之道、盡人當行、蓋人孰無身、有身而不能脩、即不足以為人、尚何平天下之足望乎、

若夫為政者之脩身、則尤為重要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言為政當以正身為本也、故曰政者正也、(論語第十三十二)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安人者凡與己有關繫之人皆安也、至安百姓則國治而天下平矣、孔子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第十四十五、恭己者修己以敬之謂也、無為而治則百姓安矣、中庸曰、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亦脩己以安百姓之義也、

孔子曰、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天人合一之道、而脩身為之本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

誠即敬也、此脩己以敬之義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言脩身為治天下國家之根本、而知仁勇三者、又脩身之條目也、孔子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亦脩己以敬之謂也、中庸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第七又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第十四觀此則知孔子之道、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自任者重、而求人者輕、惟有自脩其身而已矣、至於脩其身

而天下平、則不求人而人應之、所謂施博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按第一樂固有待於天、第三樂亦有待於人、均非盡人可得者、謹置勿論、若第二樂則能脩其身者之樂、盡人可勉而得者也、以不愧不怍為樂、而王天下猶不足比數、此誠足見脩身之重大矣、孟子又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内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第十三、夫君子

所性、在於身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内、是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第十三)是故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猶非性分所存、然則此身之重為何如哉、世之賢知者、或侈為高遠之論、粗淺者更逐於功利之談、每謬謂脩身寡過、無與大道、豈知身也者天下國家之本也、身之不脩、尚何高遠之足鶩、身之不脩、更何功利之可言、不能正身而徒欲正人、不能己[成]而空言成物、其勢必兩失之者也、嗟乎、此世之所以多亂也

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著[着]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吾今謹為之言曰、孔子

之教、始終於誠、惟誠故必先以成己為工夫、然後能以成物為效驗、此一貫之道仁智雙脩、故曰合外内之道也、若鄙薄成己、徒語成物、則遺己而逐物、既為不仁、先物而後己、亦為不知、重外而輕内、更非合外内之道、其弊端在不誠、不誠故無物、而己與物皆不能成矣、故必知脩身為本、然後其意乃誠、意誠而後身可脩也、身脩而後天下可平也、其不知脩身為本者、皆自欺者也、雖日日從事於治國平天下、亦自欺而欺人者也、此非反之於自成之誠、自道之道、不可也、吾故曰孔教以个人為單位也、

二　儒行

孔教脩身之道、最為繁博、條舉每多挂漏、禮記儒行一篇、作於孔子

自衛而反魯之時、是年孔子六十八歲也、儒行者儒教之規條也、合此則謂之儒、反此則不得謂之儒、若人能遵守孔教、實行儒行之所言、則天下必和平而無戰爭矣、謹錄儒行全文於左、以為世人宗仰孔教者之模範、而促進世界之和平矣焉、其文曰、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出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

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實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

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

故曰儒、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
為戲、

卷第四　教化

一　教育

教育之道、爲改良人性製造平和之根本、而中國之教育、尤以和平爲主、故中國人之愛平和、一由於民族之特性、一由於教育之宗旨、世界各國苟欲促進平和、則孔子之教育、不可不取法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學校之等級也、教育普及之義、於此可見矣、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第一）此小學之課程也、文者古之遺文、如弟子職之類、及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第十七)道者禮樂也、愛人易使、則禮樂之效也、夫子游為武城宰、而教民以絃歌、此所謂小學之教也、君子小人同是學道、則教育平等、無分貴賤也、其後之分為君子小人者、地位之別耳、然而各就其本分、以著為愛人易使之事實焉、若是、則君子小人各盡其道、而平和可保矣、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此大學之課程也、孔子教育之制、有一

大特色、則以樂正主國學是也、尚書堯典、固以典樂之夔、膺教育國育國子之任、其教育之道、則使之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所謂變化氣質也、即周官亦以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而所謂樂德、則中和祇庸孝友是也、蓋樂主於和、而孔子之教育主於樂、此其所以為和平之教育乎、

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學校考試之法、具於此矣、總而觀之、則德育與智育並重而已、離經敬業、博習論學、知類通達、所謂智育也、辨志樂羣、親師取友、

强立不反所謂德育也其效至於化民成俗近說遠懷然則教育之功真足以長養平和哉

六經之教皆足以致治然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致則同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矣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禮記經解是故六經之道本無失然

而尚有流失者、則未深於經者也、誠能深於經學、而以之教民、則移風易俗、無偏無蔽、而一國皆治矣、推而廣之、則天下皆平矣、

孔子之教育、莫重於教世子、然所以教國民者、即同之、王制所謂國之俊選、與王大子同學者是也、文王世子亦曰、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此孔子

之教育、所以為長養平和也、以王世子之尊、而在學受業時、猶與國人齒、此固所以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亦所以使國人與王世子受同等之教育也、此平等之精神也、

孔子教育之制、王太子與國民同等、但王太子為國本所寄、故教冑之法、論之最詳、亦以其可通於下也、論教太子者、以賈誼新書為最備、大戴禮記採之、為傅保篇、誠所謂吐辭為經者也、茲謹全錄之、以立普通教育之標準、而為天下後世法、其文曰、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

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之為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色、妃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

之鼓瞽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
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釆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虔（度）也於禽獸見其生
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
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
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閑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
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
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
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
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
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
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
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
訞誣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
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殷周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
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辟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絫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萬）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天子不諭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

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强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妄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辟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饜飽而强飢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

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謡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關雎之禮之冠婚易之乾乾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家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媱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石室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青史氏

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子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墬、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傅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

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釆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繦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威王

以齊强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穆公以秦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績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繈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太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

頽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異處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年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於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

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此篇首言宗社之本、在於太子、貴甄簡左右以導習、雖為貳君、猶有所尊、雖為天子、猶有拂士、是殷周所由久安乂也、後言教太子者、必慎之於妃匹之始、端之於衽席之上、重之以震夙之禮、而又臨以師保、佐以聖賢、乃能底（終）太平、故上陳三代、下究六國、推夫古今興廢之迹、未有不得賢而昌、失賢而亡者、蓋為君者當無日不在保傅之中、故（得）賢為最重也、傳子之世、君不必賢、若能依此篇之法、有胎教以端其本、復有賢臣以任其政、君而賢歟、固君臣相得、其不賢歟、亦國以安存、此長治久安之道也、

若夫吾之所以特取此篇之意、則不專注於教君、而在使天下人人皆享與君同等之教育、於擇婚之法、胎教之道、皆精講而實行之、至

於求師取友、勸善規過、尤孳孳焉以終其身、則習慣成自然、摩厲而益進、久而久之、日進不已、則社會道德之程度日高、人種改良之成效日著、靈性之傳受、既遞行而逾明、美習之薰陶、亦推移而愈淑、乃至人性皆善、習俗皆善、且性善而習益善、習善而性益善、相引而進、相推而上、而太平大同之道、乃真可實現矣、豈尚有戰爭之患哉、嗚呼、此孔教之所謂教育也、孟子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三樂之一、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第十三)誠哉其足樂也、

二 禮樂

樂記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禮記仲尼

燕居

凡此皆言以禮樂治天下則可以致太平也、

中國之禮字、無所不包、舉凡一切有形無形之文明、皆包括在内、是故孔子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孔子又曰、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

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禮記仲尼燕居）蓋禮者萬事之規律也、

禮為萬事之規律、故無一可以遺禮、而為國為尤甚、故孔子曰、為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第十一及第四）孔子又曰、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

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禮記禮運）要而言之、禮者治國平天下之大法也、聖人之所以能一家天下、一人中國者、皆用禮之故也、與人利、除人患、使天下皆有講信修睦之美、而無爭奪相殺之禍、非孔教之禮、其孰能致此哉、

孔子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記坊記）故禮也者防亂而教讓者也、至於樂以和為本、亦以和為效、樂也者以和平感人、使人莫不和平者也、樂記曰、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

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也者養人之和息人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其斯為和平之鼓吹也乎

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可(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序(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

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争、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道脩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太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

異歌而同歸、(公羊傳注隱公五年)
是故樂也者、發生於和平、而又以發生和平者也、涵養德成性、變化氣
質、使人油然有相親相愛之心、而無爭競囂陵之氣、非樂其孰能致
此哉、樂記曰、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吾故曰樂者製造平和之具也、
凡樂有舞、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其為誕敷文
德之意、可不待言、若武舞則朱干玉戚、比於武事、何所用之、不知春
秋稱武舞為萬、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注曰「干謂楯也、能為人
捍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蓋三代皆有
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夏時或詠禹之治水、殷周則各詠其服天

下之武功也、然則孔教之所謂武者可知也矣、能為人捍難、而不使害人、此吾中國之所貴乎武者也、雖用武器、亦有防禦而無侵畧、其斯為平和之義也哉、

三　名教

凡帝王御世之大權、寓於賞罰、教主御世之大權、寓於褒貶、孔子教主也、非帝王也、善善而不能賞、惡惡而不能罰、將何以使斯民有所勸懲也哉、以別教主言之、則福善禍淫、惟俟諸上帝而已、然上帝之賞善罰惡、其徵驗或未盡符合於生人之耳目、則人猶或未能盡信也、故孔子於此、除神道設教之外、尤有以名為教之義焉、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第十五）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故名也者孔子特立之大義、所以賞善罰惡者也、春秋之義、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蓋以名為教者也、故謂之名教也、孔子不得位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其所持之柄、不過空名、然而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此亦孔子御世之大權也、故曰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

夫以匹夫操筆、尚足以使天下後世之王公大人、知所畏懼、相率而改行焉、則有國家者、果能主持公道、發為清議、安見強橫無理之國不心生畏懼、而保守和平也哉、故國際裁判、雖難於執行法律、然苟以名為法、貶褒之間、榮辱生焉、此亦國際裁判之利器也、特患裁判

者不能自正無從正人耳而不然者公道自在人心清議等於賞罰何處無勸懲之法也哉此則不用征伐而自然能令列國生畏之道也

孔子之褒貶即孔子之賞罰其精意實為道德與法律之公例茲謹條舉之以見孔子之律意焉

一　凡治世之道當探其本大者正則小者治近者説則遠者來故春秋之譏二名一見之於魯仲孫何忌再見之於晉魏曼多魯內國也春秋王魯當先自正而後正人也晉同姓之最大國也正人者當先正大以帥小故先正晉也是故行法者由近者始由大者始則無不行矣公羊傳注隱公元年定公六年哀公十三年是若强大之國以

侵犯弱小為當然之事、是先不能自正也、世界之和平、何由得鞏固也哉、

二　凡行法者、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春秋之義、誅意不誅事也（公羊傳注隱公元年定公十三年）是故春秋之治獄、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鹽鐵論第五十五）

三　凡有志為善、雖力不足而事未成、春秋貴之、不以成敗論人、所以勸善也、僖公九年、宋公禦說卒、春秋不書葬、為襄公諱也、何注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又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

獻捷、春秋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何注曰、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
中國也、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所以申善志、孔子曰、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第四)言仁人果志在於仁、則其餘行終無
惡也、宋襄霸業不成、而春秋予之、此其貴志之義也乎、世之以有心
無力自餒、或以成敗論人者、其亦當知孔子之教矣、

四　凡計功除罪之法、有罪者得以功除之、僖公十七年、春秋曰、夏
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
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
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
嫌當坐、故述所嘗、盛美而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不月者桓公

不坐滅也。蓋桓公立魯僖公以繼絕，足除殺子糾之惡，封邢封衛封杞以存三亡國，足除滅譚滅遂滅項之惡，其服楚之功尤大，足以覆篡國之大惡而有餘，故孔子於春秋最美桓公之功也。

五　凡有大功者，不獨可除本身之惡，且可掩前人之惡。晉文公有尊王攘夷之功，然其去父出奔則當絕，返國又為篡本惡甚大，春秋諱之，且並惠公之入，懷公之出，皆不書，明其並足以除惠懷之惡也。（公羊傳僖公十年）

六　凡有大功者，當加尊榮於其君父，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榮於其君父，所以養忠臣孝子之志也。如曹喜時有讓國之功，則春秋於宣公十四年書曹伯壽之卒，以榮其父。吳季札有讓

國之功、則春秋於襄公十二年書吴子乘之卒以榮其父、又於二十九年使吴有君、所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七　凡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惟有功者則追封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論語第二十　故春秋於在春秋前犯罪者不治、魯大夫扳隱而立之、春秋不貶是也、然而邾叔術讓國、亦在春秋前、而春秋追而賢之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昭公三十一年

八　凡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功則及子孫、蓋孔子之教、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也、昭公十一年、春秋曰、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

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蓋蔡靈公為弑父之賊、法當誅絶、是謂誅君、本無繼嗣之理、不成其子得以繼父、仍不過罰靈公耳、非遷怒於其子也、此之謂惡惡止其身也、昭公二十年、春秋曰、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有讓國之功、有明王興、當還國於其後、乃不幸有會、身為畔臣、理應誅絶、故孔子諱之、不言以鄸出奔宋、而變以言自、蓋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也、此之謂善善及子孫也、孔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特寛待賢者子孫、所以勸賢也、

九　凡有過而能變悔者、春秋賢之、昔秦繆公不用百里奚蹇叔之

言以敗于殽後感而變自悔作秦誓以記過遂霸西戎孔子以其有悔過之心載秦誓於尚書又於春秋文公十二年書曰秦伯使遂來聘使秦有大夫所以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其能變也孔子不念舊惡而與人為善誠足令有過者鼓舞而自新哉有過者當勿自棄矣

十　凡犯大惡者苟無功以抵消之雖悔過其惡仍在然既能悔過則春秋善之哀公七年秋魯獲邾婁子益魯獲人益被獲皆大惡當絕也明年夏春秋曰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何注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蓋此書獲歸雖善魯之悔過而邾婁子不能除不死位之罪魯亦不能以解釋邾婁子除其獲人之罪故書名以兩罪之所謂善惡不相掩也

十一　凡始犯者、春秋嚴誅之、所以省刑絶惡也、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為始滅人國、春秋終其身不氏、以貶之、重作俑之罰也、

卷第五　理財

一　理財總義

大學一書、於修身齊家治國、皆不言理財、直至平天下一章、始大言理財、蓋財也者流通於天下、非合天下以言之、則財不可得而理也、且天下之不平、端在財之不理、故欲平天下、尤不可不注重理財也、然理財雖為平天下之大本、而其義亦通於修身齊家治國、非僅用之以平天下而已、今且畧引大學以明之、

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者、即所謂恕也、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財之理不理、及天下之平不平、胥視此矣、

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言德為本而財為末、有德則必有財、若棄德而重財、則民有爭心、施其刼奪之事、財雖聚而民反散、且悖入者終必悖出、雖財亦不能久聚矣、故必慎德於己、均財於民、而後民聚、民聚則有財矣、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倒置也、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理財之正義也、能由此大道以生財、則財不可勝用、而國可治天下可平矣、

大學又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此言義則為國家之利、而利本非國家之利、若但務財用、則必有菑害並至之禍、此所以有盜臣猶愈於有聚斂之臣也、要而論之、内末者爭民施奪、務財者菑害並至、戰爭之禍、未有能免者也、誠欲國家之治、天下之平、則必以道德仁義為主、而不以財用為利、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此不言利而利自在其中者也、況又有生

財之大道、豈長國家而尚以財不足為患乎、以義為利、此孔子之所以平天下也、即絜矩之道也、

二　不言利

凡利為禍亂之原、欲弭兵爭、必禁言利、故論語曰、子罕言利、(第九)又云、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第四)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或不能和、故利為義之和、國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注曰、能利人物然後為義、(卷三)此即易經利物足以和誼義之誼、亦即利字最初之誼也、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湯蹈火而不顧其

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為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為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矣利其所利或君子不以為利不以為義者而亦利之不利其所不利或君子所視為利視為義者而亦不利之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而利在其中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而義非所顧(論語第四)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孔子罕言利以其理精微恐人或誤習其說將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則爭利之禍烈也此孔子保持(障)平和消弭戰爭之深意也

至戰國之世爭利日甚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故孟子述孔子之意、以作孟子七篇、不特罕言利、且辭而闢之、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首以禁言利為事、蓋世變愈亟、則慮患愈深也、蓋謹錄其全文於左、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吾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孟子禁言利以絕內亂之旨也、蓋孔子二百十六年之事也、上下

交征利而國危、不奪不饜、爭利者必有不利之結果、世之為功利之學者、其亦當知所懼乎、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不言利而利在其中矣、此所謂兩得之也、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史記第七十四遷可謂得孔孟之心矣、夫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好利為戒、天下豈尚有戰禍哉、

欲弭國內之爭亂、固不可言利、欲弭國際之爭亂、亦不可言利、此其義孟子於孔子二百四十一年發之最明、告子篇曰、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

見楚王説而罷之、楚王不悦、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所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説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説秦楚之王、秦王楚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孟子禁言利以絶戰禍之旨也、夫秦楚構兵、而以利害說罷之、此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者耶、然以利害為前提、則縱能收目前之功、必反釀異日之禍、懷利相接、未有不亡、此縱横家所以為傾危之士也、若不言利、而以仁義為號召、則風聲所樹、俗美化行、不言利而大利即至、此則王天下之道矣、焉用戰、

凡言利尚不可、則求利更不可矣、春秋於桓公十五年書曰、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文公九年書曰、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桓公十五年、穀梁傳

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何休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

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窮有所措其手足也。此孔教不言利之義也。故孔教之禁言利、其對於理財、為社會政策、其對於道德、為重義輕利、其對於平和、為消滅爭端、此其效也。

凡不言利之訓、所以抑制在位、保護平民、而非謂聚人可以無財也、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漢書第五十六)故平民非特可以言利、且可以求利也、然利亦自有公私之辨、在位者不得言利、亦謂其對於私利耳、若夫民生國計之大經大法、亦安得不言乎、此不可誤會者也、但好利之性、與生俱來、無論為公為私、皆宜以罕言為上、蓋口公利而心私利、世間既不乏其人、而爭權奪利之心、風勢且橫行而無忌、中國近日、沈醉歐化、權利競爭、重於身命、廉恥掃地、舉國騷然、而歐洲大戰、亦數年不息、此皆爭利之禍也、欲有以救治之、非返之不言利之義不可、

三　井田

凡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足民為太平之本也、孔教之足民、以井田之法為主、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載考績、至三考黜陟、則九載而餘三年食、進業曰登矣、再登曰平、則十有八載、餘六年食矣、三登曰泰平、則二十七歲、遺九年食、而德化流洽、禮樂成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言井田之法、行之三十年、則致太平而頌聲作也、夫進上農工功諸事業而名之曰登、登者成也、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然則太平之本、固在農工商諸實業之成績也、實業有進化、斯平和有進化矣、(漢書第二十四井田之法、為孔教致太平之要道、而言之最詳者、莫如公羊傳注、

宣公十五年、謹錄之如下、
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

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

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

井田之法、今日為工業世界、非復農業世界、固不能行、然其義則萬古常新也、今使在於全國、而此民與彼民之財均、在於全球、而此國

民與彼國民之財均、如是而仍有戰爭者、殆必無之事也、
孔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禮記坊記)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井田之制、即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使貧富得以調均、而不至於盜與亂者也、

四　通財

凡財者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故春秋於隱公元年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春秋之例、先是己物乃言歸、定公十年書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是也、今此賵之車馬、先非魯物、竟

言歸者、許魯使有之之辭也、此可謂之國際社會主義也、然則私產之制、固非孔子之所主張、而禮運所謂貨惡棄地、不必藏己者、允為孔子之志矣、夫天下之兵禍、大率起自爭財、若有財而猶不私、則亦何爭之有、此有無相通之義、所以為平和之本也、

五　尚儉

凡儉為美德、生財之本、廉讓之原、自衛之要、平和之道也、故春秋重之、莊公三年、春秋曰、五月葬桓王、此未有崩者、何以書葬、以其榮奢改葬、故惡錄之也、此孔子惡奢之義也、宣公六年、公羊傳紀晉靈公使勇士某往殺趙盾之事、曰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何注曰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嗚呼何邵公洵能得孔子之意通春秋之義者矣夫人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讓而爭奪起焉已以不能廉讓而起爭奪人亦不能廉讓而起爭奪此殺人而自殺之道也即專就理財言之不儉之禍虧損毋財雖以極厚之積聚可立空之其害不特至於困窮其勢必終歸於爭奪此孔子所以尚儉而惡奢也近人忘本非聖妄習歐風反謬謂儉非美德欲以奢侈為理財之方華飾為立

國之術。而其實則以縱欲敗度。自便私圖。嗚呼。禍中國者。必自非儉之言。崇奢之行始矣。

尚儉之義。非獨私人應爾也。即國家亦當行之。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班固明其效曰。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漢書第二十四此言為國者之不可不節用也。國家不能節用。始則侵奪其民。繼則侵奪鄰國。其禍亦與私人無異也。若夫以不能節用之故。致令國家破產。失其獨立。此則不能侵奪他國。而召他國之侵奪矣。此亦破壞平和之道也。

六 譏加賦

凡戰爭之事。必約與國。而征伐會盟。迄無寧歲。其勢必至於國用不

用而增加民之負担、昔魯哀公於十年二月會吳伐齊、十一年五月會吳伐齊、十二年夏又會吳于橐皐、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於十二年之春、始用田賦、(孔子六十九年)蓋於田稅十而取一之外、再按田為率、取其他財物十之一以充國用也、春秋書曰用田賦以譏之、則凡因戰事而加賦者、皆孔子之所譏矣、此孔子惡戰之義也、蓋不戰則無須乎加賦、而不加賦亦將不能戰、譏其加賦、而戰禍可以紓矣、

卷第六　夫婦

一　齊家通義

凡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言天下和平之本於家道正也。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此言齊家治國皆同一理。其能治國與否。先於其家見之也。

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言家國相因、一國之仁讓作亂、其機端繫於人君之一家、其國之和平與不和平、即於其家決之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凡此皆言齊家為治國之本也、

是故欲天下之和平者、不可不先於正家加之意也、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第二）言正家即是為政也、明乎此而後人不至先舍其家、而侈言救國救世矣、此有本與無本之異也、

二　總論夫婦之倫

孔教之倫理、從夫婦始、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易之上經以乾乾坤為始天地也其下經以咸恒為始夫婦也夫婦者人道之本而天地之象也故孔子重之郊特牲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此夫婦之別所以為人道之始也

孔子五百十有三年匡衡言於漢元帝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

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孔子五百二十年衡又言於漢成帝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漢書第八十一匡衡之闡發經義可謂最精切矣

司馬遷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

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焉與。史記第四十九據遷之言。則三代興廢。皆由外戚。信而有徵矣。故孔子制作六經。皆以夫婦之倫為始。誠重之也。若以中國今日最近之事言之。則滿清之亡。成於慈禧太后。而極於隆裕太后。三百年之國祚。遂終於二女子之手。哀哉。聖人之言。洵可畏也。

凡夫婦之倫。兼其他四倫之義。故春秋不以夫人要公為大惡。蓋妻事夫有四義焉。雞鳴縱（繼）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

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也、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也（公羊傳注莊公二十四年）

凡夫妻一體而胖牉合、故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亦[示]婦與夫一體也、故春秋於內無貶公之道、則貶夫人以明之（儀禮記喪服傳白虎通公羊傳宣公元年）

凡夫妻平等、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名曰妻、妻者齊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昏義郊特牲）

三　嫁娶

一　凡嫁娶之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中制也、男長女幼者、

陽道舒陰道促也、(白虎通)嫁娶太早、則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漢書第七十二)此早婚之失也、嫁娶太晚則非所以重繼嗣、而國君為尤甚、故魯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春秋畧之、於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不書其月、又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此皆早娶之義也、要而論之、三十二十之年、嫁娶之正禮也、若國君及士大夫因繼嗣之重、特行早娶、亦事勢之宜也、然庶人又豈不重繼嗣乎、何以三十而娶也、曰庶人之繼嗣、比之國君及士大夫為輕、且此中有一天然制限、則庶人之財力不及士大夫、必三十然後生計之

獨立可以鞏固方無家累之苦也、

二　凡妻妾皆不娶同姓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且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國語卷十)魯昭公十年、娶於同姓之吳、謂之吳孟子、春秋不書其事、於是年去冬以貶之、孟子卒於哀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孟子卒、不繫吳者、禮人婦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故春秋之義、於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譏娶母黨也(白虎通)

三　凡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桓公二年、春

秋曰、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故不遺善也、先封之而後與之交禮也、后者所以奉宗廟、傳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也

四　凡天子娶后、得使諸侯為媒、公羊傳桓公八年

五　凡諸侯不得自娶國中、以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且內娶則為漁色也、僖公二十五年、春秋曰、宋殺其大夫、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注曰、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何注曰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

奔疾其末故正其本是故諸侯不內娶則國家無外戚之禍矣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娶也內娶之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無所采擇故立不內娶之義則國君有遠色之美國民無選妃之累矣

六　凡諸侯不娶乎大夫以其賤不可奉宗廟故春秋略之文公四年娶於齊大夫春秋曰夏逆婦姜于齊何注曰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為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為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

七　凡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天子諸侯禮娶與君同亦無

再娶之義也、(白虎通)

八　凡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莊公元年春秋曰、夏單伯逆王姬、天子使魯主之也、何注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待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春秋又曰、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

者也、然于外何以非禮、為營衛不固、且疏王姬也、魯桓公於去年被殺于齊、魯以齊為讎國、王姬嫁齊、故魯築館于外、然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天子之使魯主婚者非也、魯本自得以讎為解、其受命于京師者亦非也、既受命矣、又築于外、進退失據、故春秋譏之也、

九　凡王后或王姬之過竟者、當有送迎之禮、故春秋於襄公十五年、書曰劉夏逆王后于齊、莊公十一年、書曰冬王姬歸于齊、皆以其過魯書之也、

十　凡大夫位隆任重、不得私交外國、故無外娶之禮、尤不得越竟親迎、及偕妻越竟歸宗、致於政事有所損曠、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

宣公五年、士卑不嫌、容得外娶、故士昏禮曰、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然若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親迎、或縱妻歸宗也、

十一　凡嫁娶當慕賢者、與夷狄交婚、則春秋諱之、僖公聘楚女為嫡、故春秋於僖公元年、進楚稱人、使若中國、以諱其交婚夷狄之失也、大戴禮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第八十)

十二　凡男不自專娶、故男不親求、女不自專嫁、故女不親許、必由

父母、須媒妁、所以養廉遠耻、防淫泆也、故婚禮不稱主人、有父則父命之、無父則尊母命以行、然母命不通、所以遠別、故以母命命諸父兄師友以達、惟無母者則辭窮而稱主人、是變禮也、公羊傳隱公二年

十三　凡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禮記經解魯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僖公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以國君不再娶也、故僖公十四年、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春秋譏之、書曰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夫鄫子諸侯、季姬魯女、今乃以鄫子而受季姬所使、絕而賤之、不以為諸侯也、月者甚惡内也、明年九月、春

秋曰、季姬歸于鄫、蓋先淫于鄫子、而今始嫁也、其明年、春秋又曰、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棄正作淫、神弗福也、僖公十九年、春秋曰、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蓋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為媵、乃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邾鄫二國交忿、宋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没襄公使若微者也、盟之前會于曹南、而盟實在邾婁、乃上文不地以邾婁而曰曹南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為所執也、曹伯邾婁子而不言君者、為襄公諱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為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則不信已明、無取於日也、書

用之者惡無道也、邾婁君而稱人者、貶其爵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也、然鄭子以一女子之故、喪身辱國、夫婦之道、莫苦於此矣、結婚而無禮、徒以自由為樂者、其鑒之哉、

十四　凡孔教之道、有經有權、嫁娶之由父母者經也、其或由己者權也、萬章問於孟子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此可見男子之娶得自親也(孟子第九)列女傳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傳母而言曰、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遠、

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
其後狄入衛、而許不能救、衛侯奔走、涉河至楚丘、許夫人馳驅歸唁
而作載馳、君子嘉其慈惠而遠識也、韓詩外傳曰、高子問於孟子曰、
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
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
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此孟子嘉許穆夫人
之言也、孔子編之於詩、亦嘉之也、以見女子之嫁得自親也、其詩曰、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意欲赴告于齊、而因齊子也、時齊桓新霸、齊子
又衛女、故許穆夫人賦載驅[馳]而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無虧即
齊子所衛[出]之甥也、殆夫人遣使謀於齊子之力歟、婦人無外事、而許

穆夫人控于大邦、此又救母國之權義也、

十五　凡昏禮有六、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前五禮皆命使為之、惟親迎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自行之、隱公二年、春秋、月日、九月、紀履緰來逆女、譏紀子不親迎、而使大夫也、桓公八年、春秋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譏天子不親迎而使三公也、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於女也、男率女、女從男、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又以陽下陰、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敬而親之、親之義也、儀禮昏禮郊特牲白虎通荀子第二十七

親迎之禮、女立於東房中、南面而俟壻、姆在其右、女從者在其後、主人迎壻於廟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父立阼階上、西面、母立房外之

西南面、壻在房戶當木楣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所謂執摯以相見也、親迎時不僅奠雁諸侯以纁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纁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纁、禮夫人貞女、於是母受琮、取一兩纁以履女、且命之、女拜、母乃親引其手授壻於戶・壻引手出戶、出於母左、婿行女從、降自西階、女拜辭父母於堂、父西面戒之、母行至西階上戒之、父母皆不降階、女拜諸母於大門、諸母申之以父母之命以戒之、婿先升婦車、執轡授婦、御輪三周、然後婿下車、曲顧其婦、道之以義也、壻先行、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儀禮昏禮說苑修文篇卷十九白虎通）

十六　凡士庶當夕成昏、次日見舅姑、即成婦禮、大夫以上、則三月

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女、先成婦而後成昏、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也、成公九年、春秋曰、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三月然後成婦之證也、杜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桓公三年、春秋曰、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所以篤婚姻之好者也、凡大夫以上、婦皆乘女家之車馬、送嫁時留於夫家、謙不敢自安、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馬、示偕老也、（左傳宣公五年）

十七　凡新有昏者期不使(禮記禮運)故臣民新昏當歸於其家期年之內、可以不任國事、此正禮也、據詩經女手不可以縫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則新昏之臣、遇國有大事、於三月之後、亦當使之、若事勢急迫、如禹以辛日娶妻、以甲日被命治水、僅越三宿、此亦萬不得已之法也(尚書皐陶謨)

孔教最重人情、人情之最私者莫如男女、而最畏者莫如死亡、使民離男女之愛、以趨死亡之事、此亦聖人之所閔也、故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其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其婦之望夫也、又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言其夫之樂婦也、鄭玄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蓋歸士於出征之時、

有新昬未久者。周公尤閔其拋棄此最歡樂之光陰。以從事於征戰。故極其殷勤而慰勞之。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西人不識經義。或謂中國人短於愛情。豈知新有昬者期不使竟有周年之蜜月乎。

四　妾媵

一　凡夫妻敵體。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妻唯有一。然古者封建時代。天子諸侯大夫皆世襲。故繼嗣最重。天子諸侯且為天下國家主權所繫。其繼嗣尤重。當廣嗣以强公室。是故天子娶十二女。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其中各有一妻。此外則皆妾媵也。凡天子諸侯不得再娶。所以節人情。閑媵路。防其棄德而嗜色也。故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不過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而已。姪娣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

也、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也、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者、廣異類也、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故娶三國女也、二國來媵、則大國為尊、國同以德、德同以色、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者、所以一夫人之尊也、且人有子孫、皆欲尊之、而妾雖賢、不得為嫡、義不可求人為賤、故無聘妾之禮也、公羊傳莊公十九年白虎通

二　凡卿大夫士雖無國、然為尊賢重繼嗣之故、故卿大夫得有二妾、士得有一妾、白虎通

凡庶人一夫一婦無妾、故稱匹夫匹婦、論語第十四要而論之、孔教

最重繼嗣、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孝經)此言父母之功、莫大乎為社會生子、以繼續其種類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第七)此言人子之罪、莫大乎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也、孔教之重子嗣如此、而一夫一婦、則無後之缺憾、將無從補救、故妾媵之制、終不能廢、惟立妾逾限、非為子嗣起見者、斯則孔教所禁矣、

三　凡婦人以眾多為侈、故伯姬以至賢為衛晉齊三國所爭媵、春秋侈大其能容眾妾而不妬也、(公羊傳成公十年)召南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盈滿也、言眾媵姪娣之多也、大雅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此皆以眾多為侈之義也、

四　凡婦人雖以多妾為大、然男子若納妾逾制、則春秋以為非禮

而貶之、故春秋雖大伯姬能容三國之媵、然究以多取三國媵為非禮而貶其夫、成公十五年、春秋曰、夏六月宋公固卒、大國君卒例日、此不日者、所以著宋公多媵之失德也、是故多媵妾者非孔子之所許也、

五　凡夫不得以妾為妻、故春秋於僖公八年、夫人不稱婦姜氏、而但稱夫人、明其篡嫡也、凡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六　凡媵雖賤、能有賢行、則春秋書之、隱公七年、書叔姬歸於紀是也、

七　凡嫡死則媵有升為嫡之權利、紀叔姬之繼伯姬是也、凡母以子貴、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公羊傳莊公二十九年

隱公元年五年注)凡妾母卑、雖為夫人、猶特廟祭之、子死則廢、隱公考仲子之宮是也、廟廢後則於廟中為壇祭之、(公羊傳莊公二十九年隱公元年五年注)

五　休棄及改嫁

一　凡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去、為其絕世也、淫去、為其亂俗也、妬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去、為其離親也、盜竊去、為其反義也、七去之法、或有議其過嚴者、然去(棄)婦令可嫁、此七去者、亦不為過、以為名耳、不必太泥之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與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不背德也、然若淫與不孝、雖應此三事、猶當去之、(大戴禮第八十)

二　凡后夫人不以無子出惟有六出而已天子無出道后雖犯六出亦不出之廢遠之而已

三　凡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絶愈于小人之交也

（白虎通）凡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凡卿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如姑姊妹見棄則曰某之姑若姊若妹不肖使者退主人拜送之棄妻者舅在則稱舅舅没則稱兄無兄則

稱夫、命當由尊者出也、(禮記雜記)

四　凡已棄之婦、有更適人之道、(公羊傳注宣公十六年)

五　凡婦人從一而終、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正義也、若夫死無男、則有更嫁之道、有子而幼、又無大功之親、亦可適人、(禮記郊特牲公羊傳文公十八年儀禮喪服傳)

六　凡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惟王者妃匹、至尊無偶、一有王命即成為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公羊傳桓公八年)若諸侯夫人以下、未昏而守志者、本屬難行、故孔子不定為通禮、其行之者、孔子亦取之、邶風柏舟之詩是也、

六　婦德以貞為本

凡婦人以貞為行、雖有百行、而貞為之本、故孔子以伯姬為賢女之代表、於春秋詳錄之、成公八年、春秋曰、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是年冬又曰、衛人來媵、明年又曰、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又曰、齊人來媵、春秋之例、不書媵、不言致女、今書之言之者、錄伯姬也十五年、又曰、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穀梁傳曰、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蓋伯姬賢而共公不答、是為失德、例不書葬、今葬之者、因崇伯姬而及之耳、時孔子前二十五年也、及孔子九年、為襄公三十年、歷三十四

年而伯姬以老年之寡婦守嚴格之貞節逮火而死春秋書之曰五
月甲午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
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
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春秋又曰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
其稱謚何賢也是冬春秋又曰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傳曰宋災
故是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

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蓋春秋之特書宋災故者、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也、是故伯姬以一女子之身、而孔子特筆書之者十、納幣三媵歸宋、此五者穀梁傳所謂盡其事也、致女災卒此二者穀梁所謂詳其事也、常不志特志曰盡、常畧特不畧曰詳、皆即公羊所謂錄也、葬宋共公、特崇之也、葬宋共姬、隱之也、宋災故重錄之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公羊傳注僖公四年)公羊傳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僖公二十二年)以吾觀之、春秋之重複而繁重、未有如錄伯姬者也、君子之道、造端夫婦、(中庸)家人之義、利在女貞、(易經)其諸春秋錄伯姬之意與、

七　淫爲大惡

一　孔子曰、刑以坊淫、禮記坊記故春秋以淫爲大惡、凡諸侯之外淫者、其國當絶、桓公六年、春秋曰、蔡人殺陳佗、公羊傳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絶也、曷爲絶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何注曰、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桓公十二年、春秋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何注曰、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絶、故復去躍葬也、然則雖以國君之尊、而外淫于他國、則他國中人人得視之爲賊、討而殺之矣、既殺其身、又絶其國、雖其子亦從誅君之子不立之例、不得書葬、蓋春秋之惡淫也如是、

二　春秋之所謂淫者、不論和姦强姦、皆以為大惡、如莊公之於哀姜、先淫後娶、則和姦必矣、而春秋於莊公二十二年、書曰冬公如齊納幣、何注曰、時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二十三年、春秋曰、春公至自齊、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蓋公淫于齊、與佗淫于蔡等也、春秋又曰、祭叔來聘、何注曰、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絶、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絶、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春秋又曰、夏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蓋觀社者觀祭社也、齊社為男女聚觀之所、觀社者並無他事、志又不

在觀祭、意主於女而已、故云尸女也、時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名為觀社、故以無事出竟遊觀譏之、其下曰公至自齊、危之時也、二十四年、春秋曰、夏公如齊逆女、時公如齊逆女時公如齊本實淫通非為親迎、但春秋以其大惡不可言、故諱使若以得親迎之禮書也、其下又曰、秋公至自齊、亦以其淫而危之也、然則莊公淫於未娶之夫人、而春秋以為大惡、著其當絕、且詳譏之、此可見春秋惡淫之甚矣、

三　非特君之淫為大惡也、夫人之淫亦為大惡、桓公十八年、春秋曰、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不言公及夫人、以文姜淫於其兄齊襄公而絕外之也、莊公二十四年八月、哀姜始歸、是秋、春秋即書大水、夫人

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之故也。明年六月。又書日食。又書秋大水。二十六年十二月。又書日食。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明其有秋水也。明年書秋有蜚。蜚者臭惡之蟲。象夫人有臭惡之行也。三十年九月。又書日食。凡此皆著哀姜之淫。上致天變。即春秋所以罪哀姜也。夫文姜淫於其兄。而致齊襄誘殺桓公。以危魯國。結齊魯之讎。哀姜淫於二叔。與慶父叔牙三人共脅莊公。以專國政。後又與慶父共弑子般閔公。幾亡魯國。是皆夫人淫之罪也。淫者殺機。必生禍亂。求平和者。得不以為大惡而嚴禁之耶。

四　非特君與夫人之淫為大惡也。大夫之淫。亦為大惡。文公十四年。單伯送子叔姬于齊。而道淫之。為齊所執。明年。春秋書曰。單伯至

自齊、何注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蓋春秋之義、大夫淫則絕之、不使仍得為大夫、後不錄其卒者、亦絕之之義也、以其幸不發生國際之患禍、故喜而致之、諱使若他單伯至也、推春秋絕單伯之義、則士庶之淫者、罪亦當絕矣、

五　凡不能防正其母妻女姑姊妹、而使發生淫行者、孔子惡而貶之、齊風猗嗟之詩序曰、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又敝笱之詩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孔子列之於詩、所以示子道與夫道也、春秋於桓公十一年

書曰、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夫蔡當稱侯、今絶奪其爵而貶稱字者、以其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也、以此言之、凡不能防正家人、致有淫惡者、其家長當受褫去爵位剝奪公權之罰矣、

八　婦女之地位

一　凡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故不稱公子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公羊傳注隱公二年）凡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文公九年、春秋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繫子之義也、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公羊傳注莊公二十二年）

二　凡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雖未許嫁、年二十則亦字而笄之矣、許嫁而死、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伯姬許嫁于邾婁、僖公九年卒、春秋曰、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從諸侯夫人例也、

三　凡婦人以字通、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諸侯夫人死、則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公羊傳注莊公二十七年隱公元年莊公二十二年）

四　凡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惟王者無外、故王姬在塗、猶稱王姬、王后在國、已成王后、（公羊傳隱公二年莊公十一年桓公八年）

五　凡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女某、蓋子尊不加於父母、所以崇父子之親也、故桓公九年、紀季姜王后也、而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桓公三年、姜氏魯夫人也、而春秋曰齊侯送姜氏于讙、不稱王后及夫人也、

六　凡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莊公四年、春秋曰、三月紀伯姬卒、

七　凡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論語第十六）

八　凡失國之夫人、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故紀滅於莊公四年、而二十九年、春秋曰、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又被出之夫人、母國亦待之以

初、故成公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而八年、春秋曰、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　婦人無外事

一　凡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公羊傳注莊公二年）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莊公二年、春秋曰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又曰、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穀梁傳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蓋齊襄公屢淫於其妹、故春秋甚惡之也、春秋於兩君相饗、從無書者、而獨書齊姜之饗齊襄、其為甚且病、不大明乎、考之古禮、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皆行之於廟、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

及陽侯以同姓之君受繆侯之饗竟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禮記坊記然則雖以同姓之君在宗廟之地后夫人亦不得與於饗禮矣今春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饗禮於外春秋書此豈特以甚文姜而病齊襄乎抑亦以病魯莊矣

二　凡諸侯夫人非奔父母之喪及大歸皆無出道文公九年春秋曰夫人姜氏如齊奔喪也十八年又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皆合禮者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三　凡諸侯夫人尊重雖父母在亦不得歸寧惟使卿歸寧歿則否

也、襄公十二年、左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唯自大夫妻以下、雖無事、歲一歸宗、（公羊傳注莊公二十七年）蓋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禮於王后及諸侯夫人禁其自行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也、然此亦謂大夫娶乎國內者耳、若大夫娶乎鄰國、則仍不得歸寧、宣公五年、春秋曰、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譏子叔姬越竟歸宗、而坐其夫高固以失教戒之咎也、

四　凡婦人不獨身不出外、即其名亦不合外接於人、故毋命不通、但得命使於國中、不得通於四方、隱公二年、春秋不書紀侯之母、但曰紀履緰來逆女、是也、

五　凡婦人無武事、故婦人廟獨奏文樂、不得有武舞、（公羊傳注隱

公五年

十　婦女與政治

一　凡女子以不得干預政治為原則、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穀梁傳曰、毋使婦人與國事、僖公九年、此公理也、蓋使天下可以無家、則女子可棄其內之正位、而務乎外之自由、若猶不能無家、則家內之事、非女子莫屬、故內外辨位、男女分功、此不得不然之勢也、

二　凡女子之有特別才德者、亦有政治之權利、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世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卷第八、蓋武王之十亂中有一婦

人、若非此婦人、則不足十亂之數、故孔子歎為才難也、此婦人者、或以為武王之母、或以為武王之妻、然子無臣母之道、當作其妻為是、蓋邑姜也、但邑姜雖列於十亂、亦祇在家整理內治、充其極量、不過在內以盡其謀議之職耳、必非如九人之供職於外者也、然而婦人與國事、固已出於原則之外矣、孔子於此、無譏辭而有美辭、蓋特別之才、當享特別之權利也、以才難之故也、

邑姜以婦人參預大政、此政權之最高者也、然猶不過正位乎內耳、尚有以婦人而供職於外者、則釆詩之使者是也、公羊傳注記井田之制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宣公十五年）則女子之資格、因可以當輶軒之選矣、官尊任重、孰謂女子

不聞國政也乎、然其年歲以五十為限、其境遇以無子為限、既為老而無子者開一選用之途、以盡國家優養之責、復不令當以抱子為重之必婦、棄其內之正位、而奔走於政治、吾故曰、特别之女子、當任特别之政權、而不能立為普通法也、夫女子之才、至足以任行人之官、為采詩之事、則女子之當受高等教育、又可知矣、此皆春秋之義也、

卷第七　孝弟

一　孝

一　孔子之教、以孝為本、故孔子作孝經以為六藝之總會、又以孝經與春秋並擧、蓋孝也者、非獨倫理之根本、家庭之道德已也、實為一切政教之淵源、世界和平之要道也、吾今謹依孝經章次而擇擧之、專明其為和平之根源、若其他蟠天際地之義理、不能徧論也、第一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孝之總義也、曰順、曰和睦、曰無怨、非和平而何、夫至於上下無怨、則非武力保護之和平、而道德涵養之和平矣、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其所以順天下也、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以身體髮膚而不敢毀傷、則敬身敬親之至、尚何有好勇鬭狠犯上作亂之事乎、揚名後世、而以立身行道得之、則非智名勇功之謂也、故孝者和平之根源也、

第二章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夫以天子之尊貴、而不敢惡慢於人、此則天子之所以和天下也、而一切惡心惡政、無自生矣、愛敬二字、(為孝經之綱領)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愛敬為主、是為和平之原因、反之而惡慢二字、即為争戰之原因也、

第三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夫天下之最凶者莫如兵、(最貴者亦莫如兵)兵也者使人驕而危、無節度而溢者也、使人失其富貴、致不能保社稷而和民人者也、誠能知孝經不危不溢之義、以保社稷和民人為心、則兵禍不作矣、

是故天子之孝、在以愛敬保其天下也、(第二章)諸侯之孝在以愛敬保其社稷也、(第三章)卿大夫之孝、在以愛敬保(守)其宗廟也、(第四章)士之孝、在以愛敬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也、(第五章)庶人之孝、在以愛敬守其身體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各盡其愛敬、以愛敬其親、而並及於人、人以保守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如是則天

下和平、無上無下、人人皆相愛相敬、尚安有戰爭之患乎、若不能愛
敬、或有始而無終、則無論何人、爭亂必生、禍患必及、必有不能保守
之患、故孝經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
也、第六章此從反面以著不和平之患、所以垂戒也、
第七章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教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惡好、而民知禁、是故孝也者化他民之教也、博愛德義敬讓
禮樂好惡、皆教孝者也、不遺親而興行、不爭而和睦、且知禁焉、則民
孝矣、如此尚安有不和平之民性乎、
第八章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

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此孔子明言孝治為和平天下之道也、蓋凡孝治者、無論治天下治國治家、皆以愛敬為本、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此博愛之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此平等之義也、不惡不慢敬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各因其所治範圍之大小、而各得其懽心以事其親、此合天下為一家、世界和平之極則也、

第九章曰、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孔教之所以異於他教者也、他教或以愛敬他人為號召、而反抱缺憾於其親、以孔教視之、則逆而不順、無論其愛敬他人、未得見諸實事、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何也、以其不順於人情、其施行甚悖也、是故他教之所謂愛敬他人者、先絕其本而遠求其末、孔教之所謂愛敬他人者、先立其本而推及其末、一順一逆、一善一凶、天下人當知所擇矣、由順而善者行之、則不求和平而自然和平者也、由逆而凶者行之、則雖求和平、而不得和平者也、此有本與無本之異也、

第十章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

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居上為下在醜、此三種之社會也、驕亂爭、此和平之反面、即惡慢之所致也、然而亡刑兵即隨之、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雖日用三牲之養、豈得為孝哉、

第十一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夫孝為大順之道、不孝為大亂之道、崇順而禁亂、不得不重其罪矣、君師者治之本、故要君非聖罪亦綦嚴、皆所以塞亂源也、此維持和平之法律也、

第十二章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

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第十三章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德者愛敬也、愛敬及天下、謂之至德、孝弟是也、道者所以行愛敬者也、愛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謂之要道、禮樂是也、悌與孝同體、臣與子同道、故並言之、孔子之教、起於躬行、苟自盡其孝悌臣、以自事其父兄君、而即所以敬天下之為父兄君者、是之謂教、是之謂順民如此其大、故謂之至德也、既敬天下之為父兄君者、而天下之子弟臣、皆自生其事父事兄事君之心、是

之謂悅、悅則興孝興弟作忠、而愛不可勝用、敬不可勝用、親愛禮順、
成為風俗、上安下治、澤被眾庶、而禮樂興矣、此之謂要道也、既有至
德、復以要道行之、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已以敬行而
人以悅應、天下之間、藹然孝悌、尚何有爭戰之禍乎哉、
尤有進者、孔子既躬行孝悌臣之至德、以為身教、而敬天下之為人
父為人兄為人君者、其德已至矣、其順民已大矣、已為民之父母矣、
復制作六藝孝經、宣揚孝悌臣之至德、以為言教、而教敬萬世之為人
父為人兄為人君者、其德又更至矣、其順民又更大矣、其永為民之
父母、將與天無極矣、而萬世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誦讀六藝
孝經、莫不自動其孝悌忠敬之本心、所謂子悅弟悅臣悅也、所愛敬

者至寡而萬世之悅者其衆至不可紀極道之要莫要於此矣教之行於己者其順民最大而教之及於人者其悅民又最衆此之謂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也為萬世開太平非孔教莫屬矣世之有志於和平者其亦講明孔教而實行之哉

二 凡孝之義無所不包故能總括一切道德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曾子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此可見孝之無所不包也夫人苟能常以父母遺體為念而無一事不敬其身乃至一

木一獸、亦不敢任意殺伐、此其人尚有不樂平和而好爭戰者乎、誠能廣傳孝義、天下和平之福、必可操劵而獲矣、然所謂孝者、非愛身而惜死、顧家而忘國、仁而不武之謂也、曾子明指戰陳無勇為非孝、而孝字之真義可以覩矣、蓋孝子固深愛平和、然敵人苟破壞平和而出於戰、則孝子亦惟有奮勇力戰、以為敬身之道耳、豈以貪生畏死、為保存父母遺體之道也哉、是故孝子者、於平時則能醞釀平和、於戰時又能保衛平和者也、蓋能戰而後能和也、

三　凡事親之禮、其列舉無遺者、莫如孝經紀孝行章、孔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此事親之條目也、春秋一經、其著事

親之禮者莫顯於書許世子止斯所謂病則致其憂者也明乎此而五者皆可推而知矣昭公十九年春秋曰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也

甲 喪祭之禮

一 凡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禮記經解)是故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第一)今欲納民於仁厚、以養其平和之德性、則喪祭之禮、不可不講也、夫喪祭之禮、所以仁死者也、對於死者而尙仁之、況生者乎、此民德之所以歸厚也、厚則平和矣、

二 禮記三年問一篇、言喪禮之興、由於愛其同類、而人之所以羣居和壹而不亂者、皆在於是、言甚精要、謹節錄之如左、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

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

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三　凡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春秋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論語第一

四　凡父卒而子便為大夫則春秋以為不孝蓋當時雖世大夫而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今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為大夫薄父子之恩故春秋於隱公三年書曰武氏

子來求賻、稱氏言子、見其未命以譏之也、今日大夫既不得世、則孝子必待三年喪畢、然後可以服官耳、

五　凡三年之內不圖婚、文公二年、春秋曰、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六　凡三年喪未畢、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故未可以吉祭、莊公於三十二年八月癸亥薨、而春秋於閔公二年書曰、夏五月乙

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蓋春秋之始也、

七　凡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白虎通公羊傳注桓公二年)

乙　居喪免役

凡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是故雖有兵事、遇喪則避之、孔子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禮記王

制)此正禮也、十三月已練之後、苟有金革之事、人君本不當使臣服之、然臣或既受君命、則不顧私恩而行之、亦權禮也、(公羊傳宣公元年)若國有急難、萬不獲已、則士於三月卒哭之後、大夫於五月卒哭之後、諸侯於七月卒哭之後、亦可以不辟金革、但攻取之兵、是為從利、自不得奪情、(禮記曾子問)其在庶人、則三年之喪、十三月既祥而從政、期之喪、三月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三月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三日既殯而從政、(禮記雜記)未從政以前、則國民固不負兵役之義務也、

二　孝弟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

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禮記祭義）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仁之本與、（論語第一）夫戰争之禍、成於不仁、而起於不睦不順、故孔子以孝弟為本、以生仁道、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則本立矣、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則道生矣、孝弟為仁之本、即為和平之本、此孔教救世之要道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卷第十三）此言孝弟根於天性、即仁義之

性、為天下人人所通有、無待於學問思慮者也、此孟子所以道性善也、

孟子曰、人(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是(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卷第七)此言事親從兄、為仁義智禮樂之實、故孝弟二字、包括一切道德教化、而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卷第十二)此人之所以皆可為堯舜、而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也、(卷第五)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卷第七)此言孝弟之道雖邇、其事雖易、實為天下和平之根

源、不求其效而效自至、若舍是而求諸遠求諸難、則雖勞而無功也、
按孟子每以孝弟並言、然孝實可以包弟、亦猶孟子每以仁義並言、而仁實可以包義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卷第七）此孝經之義也、蓋孝者仁之本、仁者孝之施、不仁即不孝、而不孝亦未有能仁者也、不保其天家下國家身體髮膚、此孝無終始之患也、患禍既生、則天下無和平之福矣、

三　弟

凡野蠻好戰之國、則貴壯而賤老、文明尚德之國、則尊老而卑少、漢時之匈奴、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蓋以戰爭為生涯、其不得不賤老者勢也、若中國則脩文偃武、勢無取乎賤老、加以尚德尚齒、義在尊賢、教順教讓、道在化俗、故長幼之節、兄弟之倫、成為天然之秩序、普天下之老年人、其尊貴莫有中國若者也、中國以偃武之故而敎弟、以教弟之故而益能偃武、此相因之效也、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禮記祭義)

弟道達乎天下、至於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此亦深入人心之至者矣、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則致天下於和平之道也、

四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禮記經解)吾故曰、鄉飲酒之禮、孔教之所以和社會

也、此孔子保和之道也、請畧述鄉飮酒義以明之、
鄉飮酒義曰、鄉飮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
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
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
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
專為飮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
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食飮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
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別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
觀鄉飲酒義所言、則正身安國之行、即由於此、此安天下之道也、免

於人禍、豈尚有戰爭之禍也哉、

五　親屬相隱

一　凡親屬有得相容隱之義、論語子路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文公十五年春秋曰、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傳曰、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有罪者、子叔姬於上年冬嫁於齊為夫人、單伯送之、與單伯道淫也、有罪而猶隱匿之者、所以崇父子之親也、叔姬於文公為姊妹、而傳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為人子而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

行乎天下矣春秋之法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為之制此孔教之所以為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二　凡人君親親之道於骨肉之親當早為教戒不使陷於罪戾若罪狀已成則已有失教之過當緩追以免其死若必不得已亦不當自己親與殺戮之事待有司執法而已矣隱公元年春秋曰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

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不如勿與而已矣、蓋以為即不得已、亦當由執政大夫誅之、不當親殺也、書者主惡鄭伯之失親親也、月者亦責臣子之不以時討也、

凡臣子親親之道、雖遇大義滅親之時、猶有不忍誅親之意、故公子牙將弒君、兵械已成、季友為遏亂之故、不得不誅、然猶不直誅而酖之、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故春秋於莊公三十二年書之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不言刺而言卒者、為季子諱殺也、

三　凡臣子親親之道苟能先事遏亂自當大義滅親若雖滅親而無益於事獄又已有所歸則暫為隱匿雖不滅親亦可也緩追之使免於死亦可也閔公元年公羊傳曰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閔公二年慶父又弒公公羊傳曰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而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雖然義不可以見賊而不殺也故莊公三十二年慶父於弒子般後奔齊而春秋書曰公子慶父如齊閔公元年冬慶父回魯而春秋繫慶父於齊書曰齊仲孫來為季子諱縱賊出奔受賊復來之惡也至閔公二年公被弒

之後、春秋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其罪已正、無所諱矣、是可知不探其情而誅者、緩追逸賊者、不過極暫之事、究不能容留罪人也、僖公元年、慶父請復入魯、季子告其使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於是自經而死、是賊終不能不討也、於不能得不隱之時則隱之、不能得不討之時則討之、春秋所以賢季子也、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義不足而仁有餘、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四百八十六年、漢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第八)此誠親親之義也、夫人至

於無親親之恩坐視骨肉之死而猶忍之、則殺人以自利、亦何所不
至、故孔教之許親親得相匿者、非謂罪人之得免罪也、特不欲人之
賣親以利己、而許其虧己以存親耳、此長恩養仁之道、而世界和平
之根本也、反乎此、則乖戾之氣、殺伐之風、囂然起矣、

四　凡在霸王之位、行霸王之道、則誅不阿親親、故魯哀姜淫泆二
叔、殺二嗣子、而齊桓公不以其為姑姊妹之親而私之、召而縊殺之、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齊地也、春
秋與齊桓之誅哀姜也、

五　凡人臣事君之義、誅伐不得避親戚、故周公誅管蔡、季友酖叔
牙、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唯人

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故春秋於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然
君雖申親親之恩、而臣仍以法律從之事、故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
舜不得禁、公族有死罪、王三宥之、而有司走出致刑、此所謂仁之至
而義之盡也、（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孟子第十三禮記文王世子）

